

Tien

Bj14C

884T

23

第拾貳集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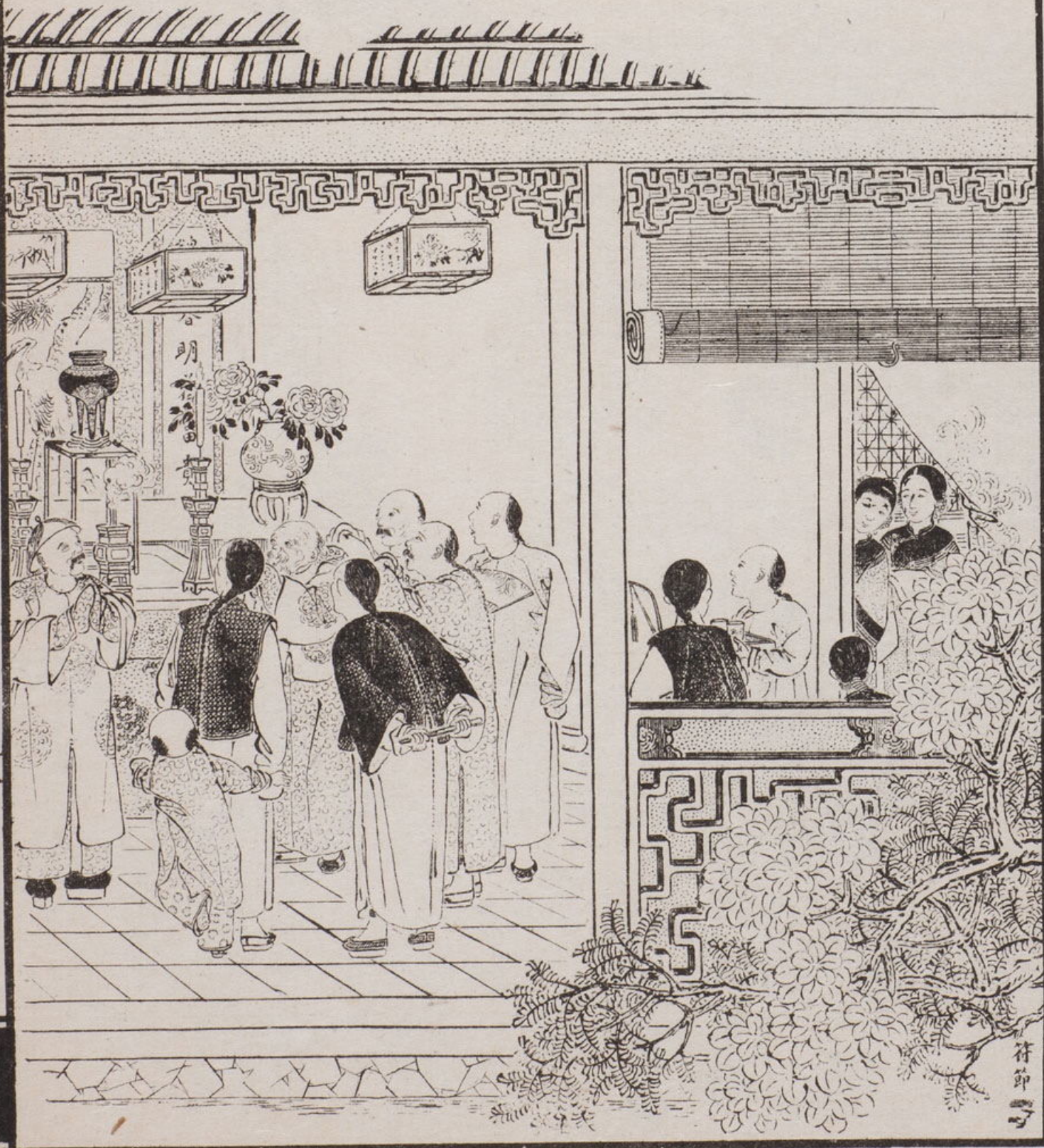
點石齋畫報

尊聞閣主署

鼎有新象

閩人黃某貿易香港遂設一肆
號曰鼎新數年未頗有積蓄因
移家居焉一日黃潤步街衢見
有荷蓑戴笠狀若漁翁者手携
一器求售且言得自水中黃審
視之下知是古鼎出一洋購之
持之頗重至骨董店估價則云
鼎係金質值銀數千兩黃大喜
持幣設席邀親朋賞之皆賀曰
君舖號鼎新今果得此鼎日新
之象可操左券矣黃欣然而起
取鼎供之中堂焚香點燭以謝
神脫雖其言無稽而亦未始不
可謂之瑞應也

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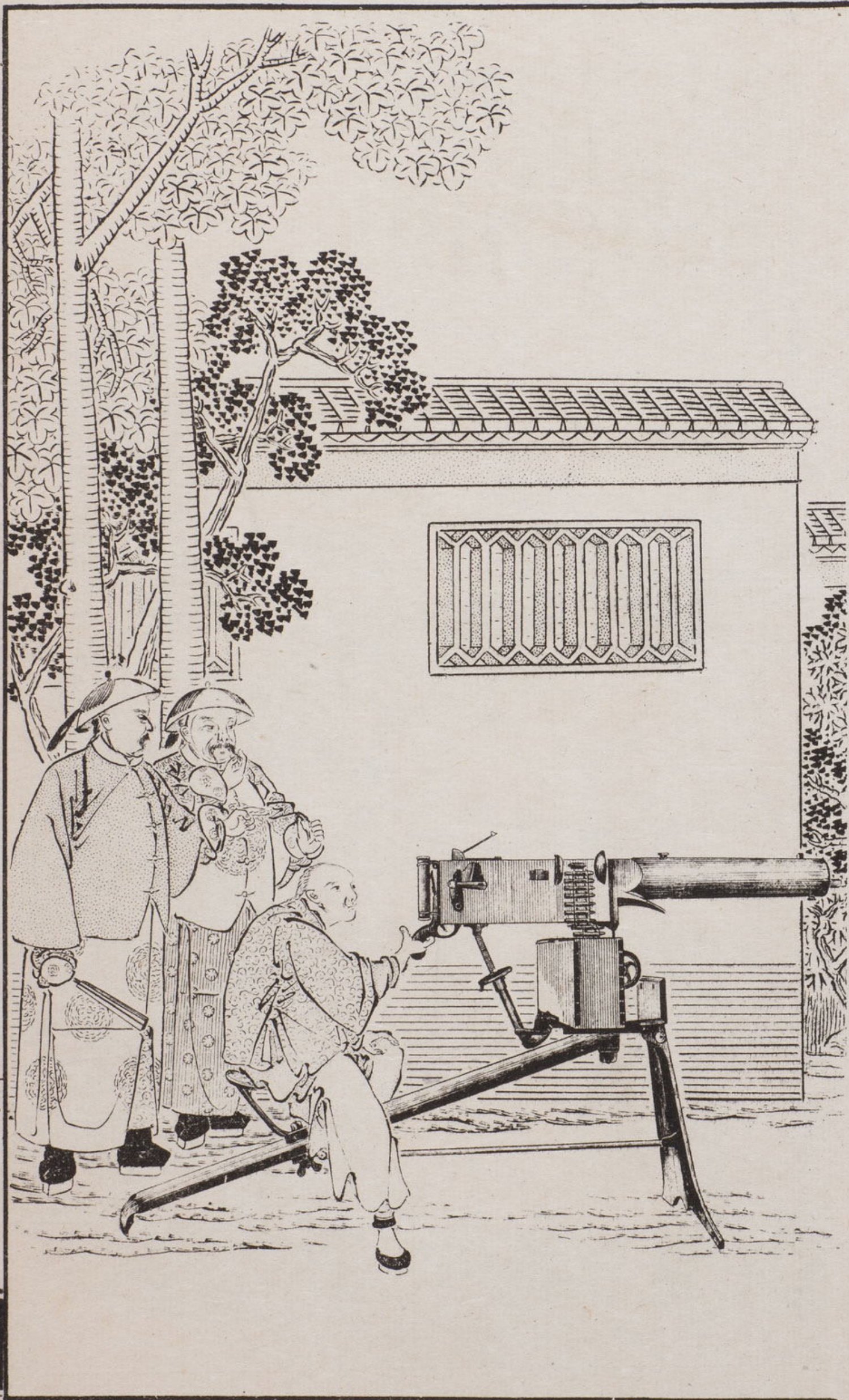


符節

鼎新畫

快鎗述奇

金陵南門外有機器製造局
馬總局務者為郭月樓觀察
而以徐仲虎觀察副之局中工
首唐履堂心思入細年未三十而
髮已白人皆以唐白頭呼之其所製各
器皆新奇靈捷莫比倫前年匠心
運用造成快鎗計鎗身長三尺圍徑
六寸重僅百斤能以兩人舉之而行其間
注冷水有大筒避敵彈有鏡板度遠近有
小孔瘋子袋有木盒其餘各式機器皆布
置周密用法以一人坐皮座上一手握定鎗
後錶桿以兩指將小機開一項鎗子即聯珠
而出雖放至數百出數千出而鎗筒
亦不至炸裂得水故也唐君
之心靈手敏誠加人一等哉
予去年聞快鎗名欲圖其
樣未果今有友自甯回出示
唐君手繪之圖因取而摹之一
以慶製造之得人一以表良工之苦心云爾



瘋犬宜防

樂安山人今之有心人也讀醫書數載頗有心得近見富波鄉間多瘋犬之患竟得良法以備施治其言曰凡犬初起瘋時其尾下垂眼紅如血不論生人熟客見而即咬初或不以為意迨至百二十日腹中小犬成形破腹而出其時人不能近竟其瘋犬無異往局閉室中任其暴死雖有名



醫亦多束手予深憫之編考方書獨得一法凡人如遇此症先視項心中必有紅髮一根立即拔去而用萬年青葉搗汁二三酒杯用陳酒送下約歷二三時寒熱交作次日下瀉血鏡瀉出即愈已試多人歷著奇效云予聞之欣然曰此秘法也怪仁者為能傳不傳之秘而使人知所治山人其仁矣乎因復繪圖貼說以廣其傳並以補去年本報所錄治癩狗咬良方所未備云



道士見鬼

諺云張天師鬼迷有法無使處天師尚然何況道士乎日前有道士兩人赴龍華鎮某姓家接煞事畢言旋更魚已三躍矣兩入手持燈籠行重行行至布橋方欲上橋見橋面中央黑黧一物以為鬼也兩人遂將平生所得秘授竭力施為書符控訣不見效驗因憶俗說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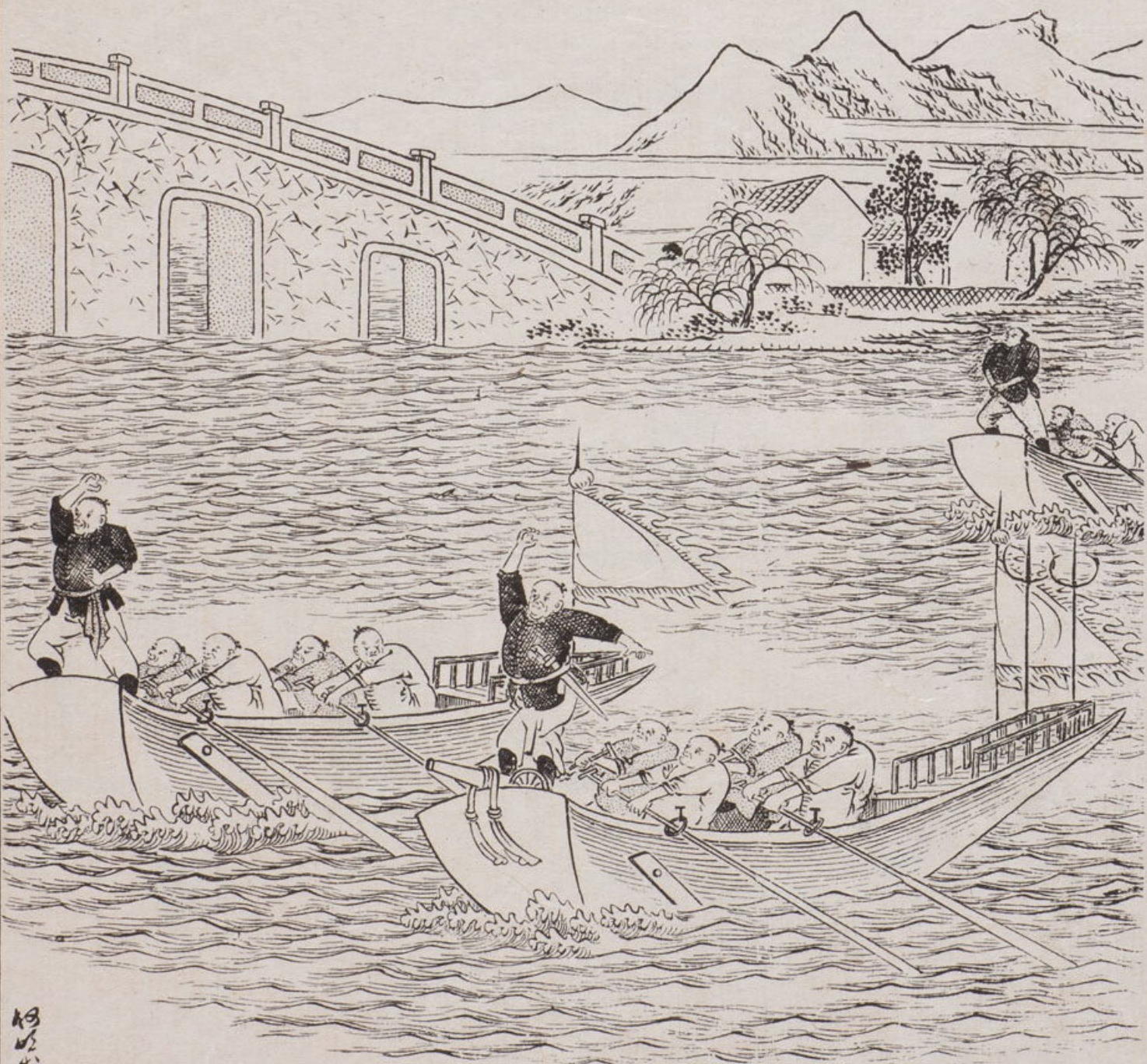


漫溺可以辟鬼試妄為之所見黑物依然不退道士疑為妖轉身急退斜抄小徑至羅家灣向巡防局訴知局勇聞之疑信參半携燈同去果如道士言於是三人大呼直前以為巨妖魅必當嚇退而黑物兀立如故局勇回告哨官急携汗槍同往叠放數聲哨官喝令勇丁奮勇向前定睛細視不覺失笑蓋所見者非鬼非妖乃棺木也此棺暫置橋畔欲往義塚掩埋夜間被喜事之徒豎主橋心以致生出無數波瀾鮮由人作幻由心生君子於此可以悟道



綠林奇跡

嘉慶時粵東海盜郭婆帶性豪放
 藝勇魁羣綠林之魁首也賊船數十
 艘出沒風濤為惠商旅屢徑官兵勦
 捕終不能獲郭所乘之船坐擁奇書
 百餘種日手一編無間寒暑船頭一
 聯云道不行乘桴浮海人之志東
 帶立於朝後招降之予以職不受立
 德垣舊倉卷做屋而居與文士遊談
 論極風雅方其為海盜時見文人學
 士必加保護不許掠其資財或遇寒
 士且贈以金多方仗助嘗慨然曰予不
 能效近世守錢虜平日輕錙量銖好立
 窮人身上痛加剝削也按此事曾見於
 某說部觀其所言豈深惡為富不仁之
 輩故憤激而出此耶然以蹈蹟之身而
 愛才重士慷慨若此其行可謂奇矣故
 樂得而誌之



塾師鹵莽

澆人丁悅樓以訓蒙餬口
 鼻比坐擁館政秦嚴童
 子六七八成畏之如虎一
 日有鄰居吳姓之子錦渭
 偶在門前聞主不知如何
 觸怒打丁以致大發雷霆
 主飭生徒將錦渭拖進痛
 施夏楚直至受傷始已錦
 渭啼訴知其父吳照林照
 林謂予家固自延塾師童
 即頑劣不應由丁擅責遂
 控諸英公堂由公堂移送縣



署表乞尊升堂提訊驗明
 該童傷痕以丁不應為而為
 殊屬不合著責手心一百下
 案遂了結或謂吳子曾立丁
 處讀書至今春忽易他師丁
 因挾嫌施責以圖洩忿是說
 也不獨不能為丁掩過且更
 見其品之下矣慨自師道日
 非鄉曲冬烘往往以姑息誤
 人子弟而矯其獎者又或以
 尚書扑作教刑一語故裝先
 生身分位威位福轉忘越俎
 之嫌如丁悅樓者可以鑒矣



賊蟹

印度有下加刺
島其地產蟹
甚多內有一種既巨
且長投若猿猴狡點
殊甚專上柳樹竊椰
而食雖樹高十餘丈
亦上下自如不殊平地
且能知椰之美惡其所
竊者必係佳種蟹至
樹頂鉗斷其蒂椰墜
於地蟹復下地挖一小
穴埋半椰於其內使
之不能轉動因以鉗
撕去椰衣而後解手以
啖其肉啖畢遂行開
此蟹之殼僅生於背
而腹以下則繫以滑



肉似此實不便於緣木
乃此蟹點甚能取帶
蟹之殼以蔽其腹若
人之衣甲然該處種
椰者恆為所撿然亦
無可如何有貧民往
拾其食餘之椰殼以
為器者每一朝而獲
數擔之多亦可見
其種類之繁矣
杜牧詩云莫道
無心畏雷電海
龍王處也核行
今若此蟹則不獨
橫行於海龍王
處矣



豺啣舟子

禮有祭豺之典詩有界豺之文碑雅載漢律捕豺一購錢百王褒言牧獸者不畜豺誠以豺之為物猛如虎貪如狼人皆望而畏之世有羊質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者未有不禍及噬臍也古人詩云當道忍遺豺又云白首飢豺夢裏驚世無王業之德政誰能致山無豺狼之化哉宜昌南門外下帶江岸參差臨水每當湖落風定時有舟人拉緯手解足眠風景堪憐一日有某甲手緣繩索牽船而行忽有一豺突出其後甲手無利器不能拒禦倉猝間神魂俱飛舢上人見之大聲呼喊豺不稍却未幾直啣甲臂立時倒斃迨船泊岸眾欲捕則豺已逸去矣噫嘻當此清平世界而惡獸橫行若此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有鋤惡之責者其何以為情耶



薄命可憐

福州某氏女姿色甚麗雙鉤點地纖小若出水紅菱平時鍼綉之餘畧涉書史幼年許字某甲之子迄今年已二十有七猶未迎娶不免感賦探梅甲以子出外跟官婦期莫卜遂倩冰人告知女家迎女行拜鏡禮拜鏡者堂中設一古鏡令新人對之交拜合昏之夕洞房解然女抑鬱久之忽發癲狂蓬頭徒跣一日手持像者一短步出閨門一路啼自言自語見者皆歎紅顏薄命而至過人不淑若此可悲也已



狗盜宜懲

漢口有某姓童子年約十二三齡狀貌猙獰每於黑夜中身披狗皮指而吠出入某署較之孟嘗食客為狗盜以取狐白裘而秦宮與人疑及者其技恍惚似之一夕署中忽失首飾一匣及衣服數襲正查察時驚見此狗跳躍而出有某幕友見其高大異常留心觀察頗為滋疑次日犬又至飭人取鏡尺擊之則遽竄地易嗥叫而作呻吟迨刺去其皮真形畢露則固觀然人也乃送交委員審辦判令肩板遊街噫今之人其面而獸其心者亦當以狗皮蒙之如該童者可謂有自知之明矣



祈雨新奇

白門以天久不雨歷經官憲祈禱迄未澆沛甘霖於是祈雨之法愈出愈奇清和晦日江甯府太守以廟蝦蟆四頭先用朱筆書四火字於其背繫於堂畔堂之旁復設龍王神位迨太守公服升堂畧為審視飭差將蝦蟆携出南門外離四十九步之處掘地埋之蓋採術士之言也居民舖戶則備黃紙尺許書石燕高飛商羊起舞等字遍挂通衢或倩吳道子一泥人畫龍其上蜿蜒雲際極東雲見鱗西雲見爪之勢兒童數十輩塑土龍於門板上以雞子殼為目以碎磁片為背以細螺蛳為鱗兩童執黃旗前導兩童鳴鑼從之眾童各執楊枝沿途灑水時觀者合以為奇而猶未足為奇也



有主理數之說者以早為陽元
 所致思抑陽以扶陰乃選美男子
 數人傳以脂粉飾以巾幘有仕女
 姬持杖龍鍾者有高盤陸馬髻
 寫帶鳳裙為國中少婦者有長
 衫高履為八旗服色者又有一
 醜婦滿頭插通草花手持兩蓋
 前行易弁而釵是真鬚眉短氣
 矣更有主風水之說者謂癸水
 可制丙火因取元武湖水以洗米
 雀橋筋令兵勇向城北隅取水至
 聚寶門向下直澆淋漓盡致凡若
 此者與非厭勝之術乃施之良久
 卒未見效是豈其說有驗有不驗
 欺抑以事同兒戲固未足挽回天
 心欺談天時者將何以處此

理風



罪魁駢戮

蕪湖匪徒竊起焚燬教堂搶劫財物聚眾至萬餘人致禍及洋關其凶惡可謂甚矣事後經當道緝拿一一拘獲詳加研審其無干誤拘者准予取保開釋餘犯分別擬重按律懲辦而為首之王光金傅有順二名經劉峴帥委員審實批飭就地正法該處地方官奉文後立將該二犯綁赴市曹令劊于手奏刀割逆霎時間身首異處血流滿地由



蕪湖而安慶金陵揚州蕪錫丹陽等開教之處皆將該首級懸杆示眾現雖皮爛肉腐而見者猶能辨之曰此蕪湖開教之首犯王光金傅有順也治亂民用重典峴帥深得此意我噫誰與父母誰無妻子而願自取滅亡甘作無頭之鬼乎世有被匪煽惑投鳥思逞者尚其以此為殷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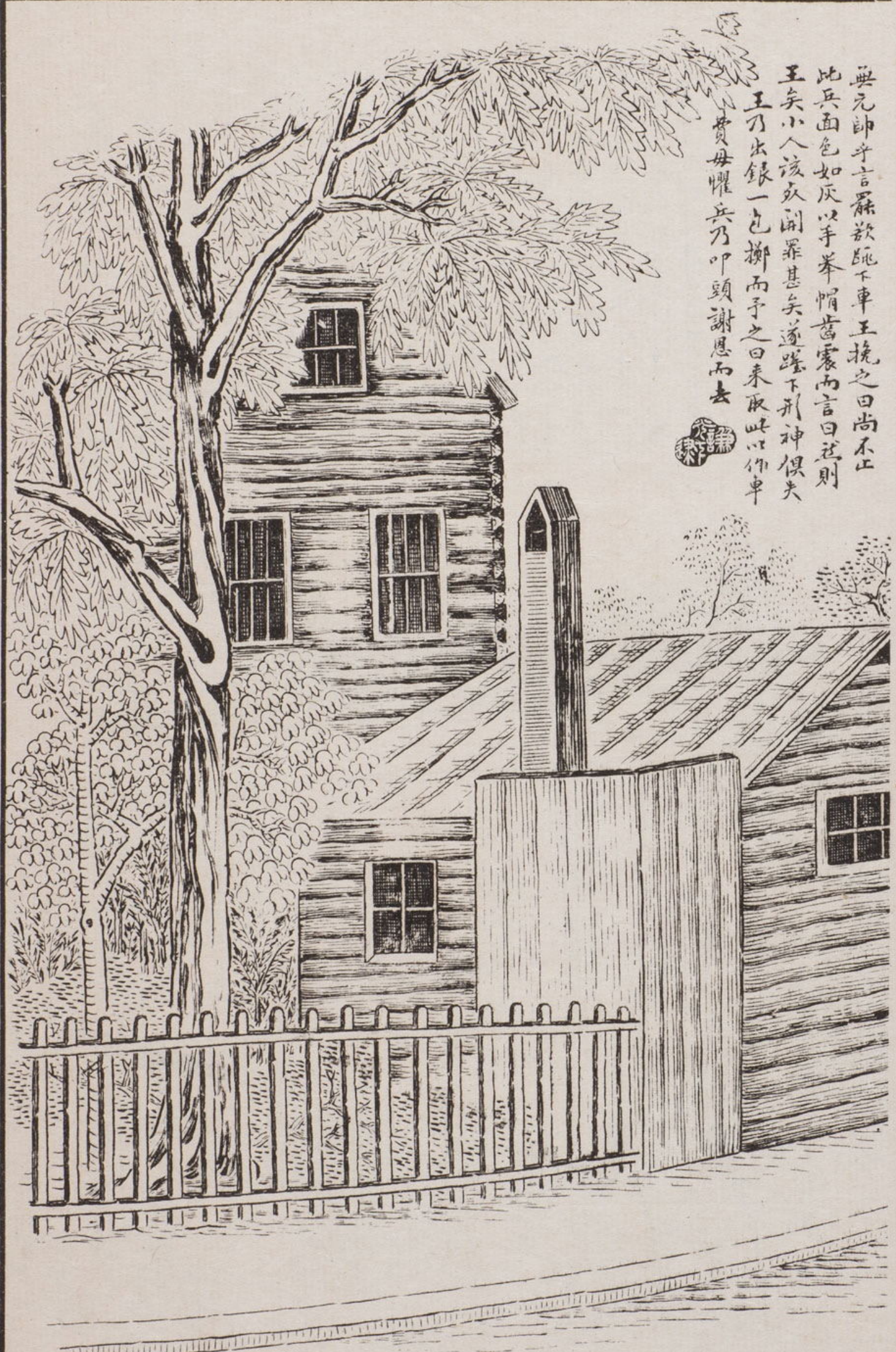


真王轶事

真國古王的瑟第二性耽遊玩
而好微行一日羸馬敝車衣
冠樸陋道出城中忽有兵士扣
馬而呼曰好朋友盍共我同車乎王
曰可遂登馬談頃兵疑王刑貌赴
當是營伍中人王漫應之問
曾早膳否兵曰已食矣但我用
何物作饌請試猜之王歷猜數
味皆不中兵曰物非尋常無怪汝難
猜度今晨王王園內竊取山雞而烹之將
軍不負腹矣王曰此非兵家口食所應
有吾豈能猜但汝之語我亦多矣我亦將語
汝之頃言我是武夫汝不知我居何處乎兵以王
衣冠破敝細加揣測由犯憊而百德而千德王
皆曰非止此也兵曰非此亦不過都司而止竊
恐未必也王曰亦不止此兵戰慄曰非此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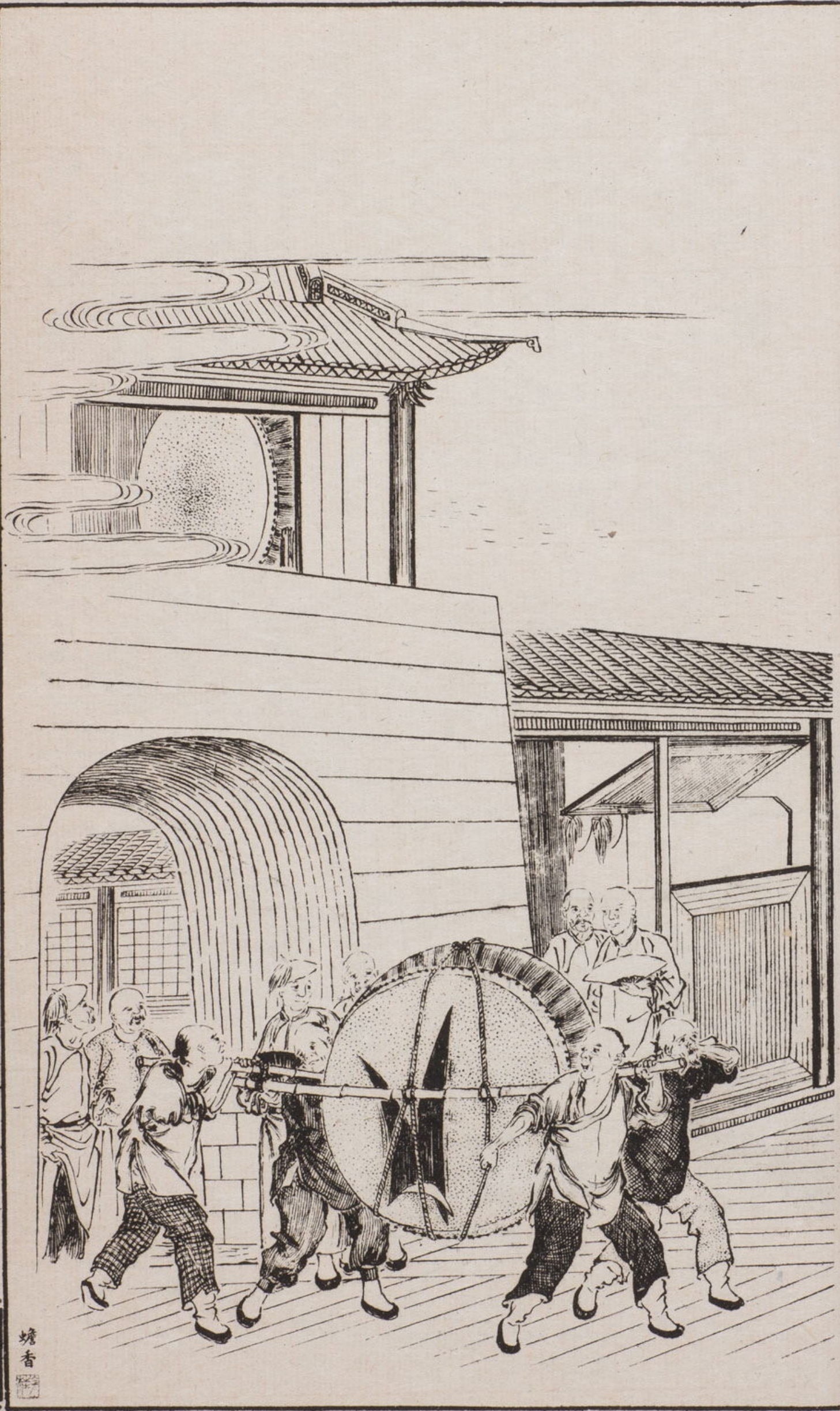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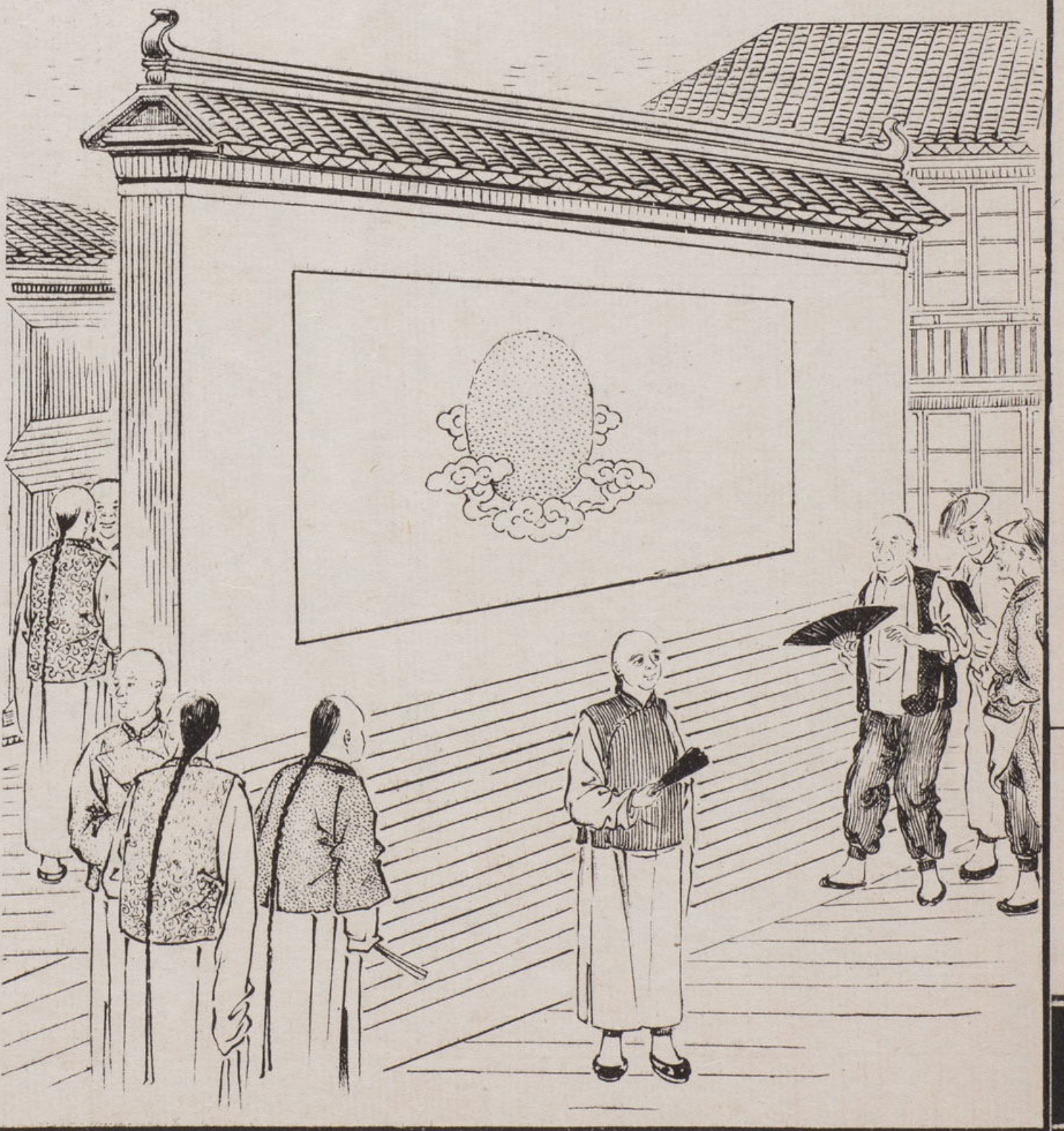
與元帥爭言蘇欲下車王挽之曰尚不止
此兵面色如灰以手拳帽當震而言曰然則
王矣小人該或罪甚矣遂跪下刑神俱失
王乃出銀一包擲而予之曰未取此以仰中
費毋懼兵乃叩頭謝恩而去



藤鼓易革

肇慶府屬德慶州有大藤峽馬相傳峽有妖藤生於水中每夜五鼓則起於水大如浮梁度賊而過韓刺史雍討賊平之斫藤以為鼓今肇府署尚存其二一置儀門樓上儀門之制環堵如城以石疊而為之門上作樓置鼓於上司夜者擊之以為更每一置於大堂之東隅鼓身約寬八尺有奇可使兩人合抱蓋皆以藤為之而空其中者也數百年來無少朽敗然藤雖不朽而革已不知幾易今春革又破裂屈招敗鼓之皮已歷四十寒暑現經府憲張太守理而新之飭差昇鼓至佛山購覓大牛之皮重加修理以復舊觀訪古者摩挲及之謂足與漢之銅鼓唐之石鼓並垂不朽云

俗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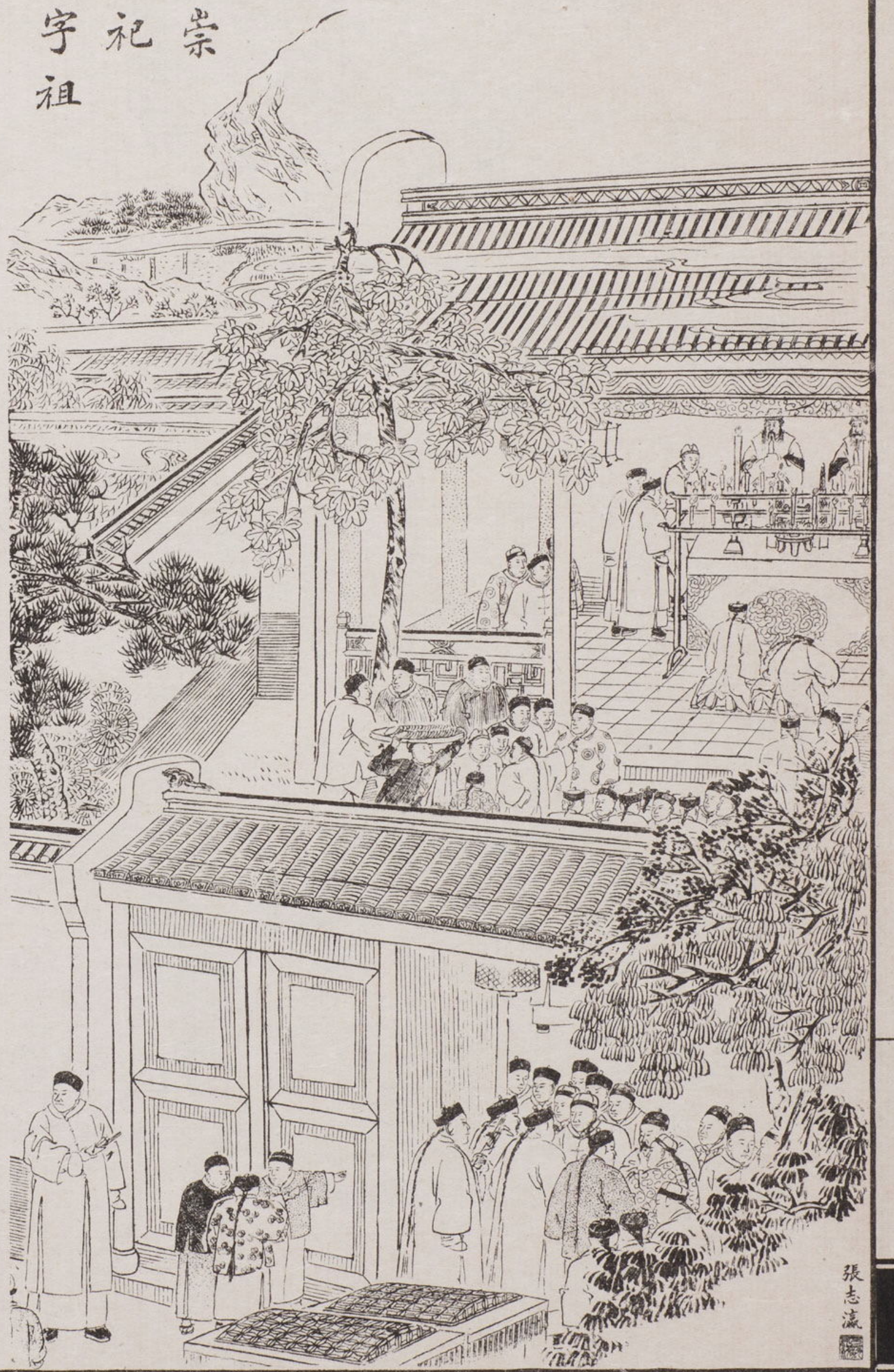


斫路僵屍

說部載僵屍事詳矣儒者或
非之謂其事多附會固未可
盡信也乃竟有身親目擊者
甯波慈谿車厰開壽寺左首
迤來喧傳有女僵屍追人事行人於
深夜時無敢往來此途者四月十七日
有屠夫章阿海往完婚家宰家畢夜
膳後已入醉鄉明月伴人酩酊亂步忽
見樹下有一少婦向吉曰客將何往願
附驥隨行二三星可否章知是怪遂已
不及奔避適曰吾負若行即以兩手執
其脈門反負疾行而無計以致其死因
至小池擲之而遠詎前行數武屍又躡
蹤追至章窘甚見大樹一株遂踰
井而上該尸守而弗去忽直窺高約
丈許發及其足章情急智生憶及甯
浦有斫肉斧乃持以待屍又躍
起屍之中顧而路章始得下
樹奔歸向人言歷々猶駭汗
歎流也



崇祀字祖



張志誠

蠡故禹篆實開
 書契之文王拾金
 泥運易結繩之治
 天開景運世修文明字
 祖之遺澤長矣百神
 者大遍布人間性字祖
 獨鮮奉祀之人有識者
 心竊非之粵東前十數
 年始建一廟於西關後
 復建一廟於粵秀山下
 迨末惠州府城西門外亦
 創建字祖廟一座度祀倉
 頤沮誦二聖像於中廟後
 層樓上轟高並城垣迎臨豐
 湖山色湖光恩福至目其地
 頗占形勝及居歲日光聖復
 孔書禮駢云圖書啟經緯俎
 豆藉湖山書法古峭有非人力
 所能摹倣者三月二十八日為
 倉頡聖誕彼都人士胥袂而
 至敬祝千秋一瓣之香心儀往
 聖該處滅字之人洵能知所
 本哉



狡謀不測

杭垣貫巷口有
存德堂藥舖係前
人某某呼開兼信小
彩票頗獲利市月前
售出六月分頭彩一號計
錢九千文為某乙所得乙
持票向業取錢業不索係奉店學徒
所似寄此代售徒現適他往我當親
往呼來清君少待言畢徑出見該徒說
辭邀之徒不之疑隨業至店業命店夥
將徒捆縛於柱肆意毒毆責以私造小
票不知廉恥徒不解所謂疾聲呼救乙
目擊情形頗信其真勸業釋手默然而
去然後已受傷甚重矣奸商狡獪若此
地方官可不亟為查禁耶



人任酒瓶

舊金山有洋人名顯利者性嗜
杯中物每出沽飲不醉無歸西
歷某日赴一酒肆開樽獨酌如
長鯨吸川不覺酩酊大醉比時
見牀頭人似海棠春睡醉眼
朦朧以為酒餅也拾得螺絲鑽
向好頭顧竭力鑽之且曰開
此大餅作平原十日之飲
方暢所懷其妻夢中驚
醒負痛大呼鄰人聞
聲趨視詢志情由
無不絕倒是豈醉
翁之意不主酒耶
抑真為紅友所
誤耶吾知劉伶
見之當把臂
入林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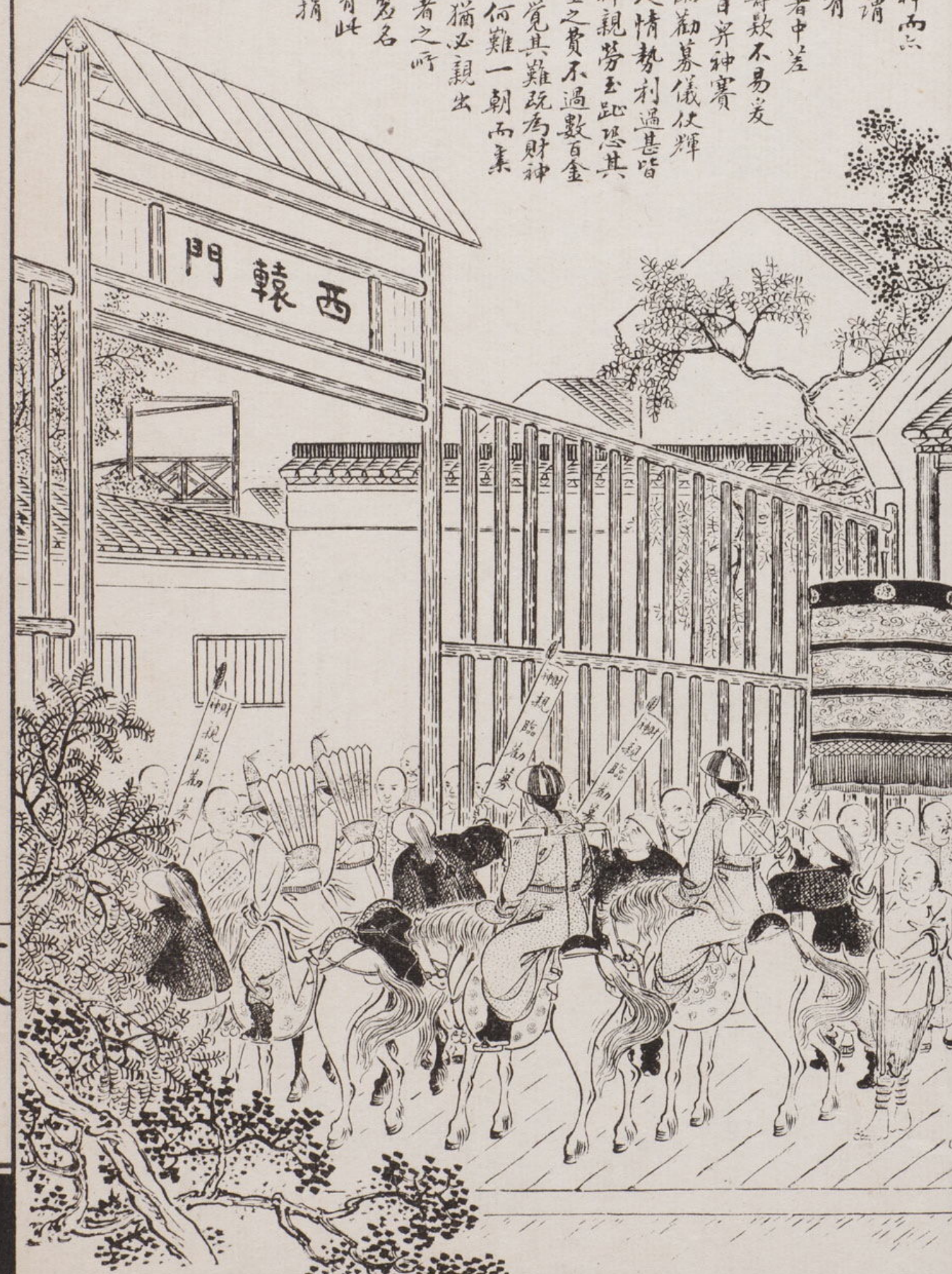
財神募捐

近世無賴之徒
每借施醫給藥
及戒烟等名目
募捐款以為生財之
道實則未濟一人
所濟者一已耳
此等入或謂
之假難民又
謂之假財神
蓋彼非真有生
財之道特以他人之財
據為己有復以他人濟人
之財因遂已私故雖為假
財神而仍不免為假難民



也從來有身為財神而
有之財之慮者不謂
蘇城吳縣署西首有
財神堂一所有署中差
役擬建一戲臺恐善款不易爰
擇五月初二金危之日并神賽
會製一黃牌曰親臨勸募儀仗輝
煌車馬雜沓蓋以人情勢利過甚皆
喜錦上添花非得神親勞至此恐其
款不集也然一戲臺之費不過數百金
以窮措大而處此固覺其難既為財神
則雖千百萬之金錢何難一朝而集
而乃為此區區之費猶必親出
勸募教沿門託鉢者之所
為豈財神亦徒擁虛名
而內無蓋藏乎自有此
舉吾恐今之宵名以捐
飲錢肥己者皆將以
財神為藉口而樂
於從事矣

蘇城



甘作烏龜

人生不幸而要有淫婦致得一項縲頭巾暗戴上此誠事之大可恥者若好男兒當此般淫出妻如覆水然一發而不可復收尚不失家聲之清白若明知之而故縱之裝龍做驢一任妻之胡行妄作此其人即俗所謂灰烏龜金陵有樵叟某甲春間納一婦某屠夫之女也性淫蕩其同居某乙有私被甲查知之甲性甚懦不敢自治訴諸泰山某屠夫聞之責甲治家無道痛加鞭撻乃携博猪之索刺猪之刀共紫霞膏一蓋至女處數其罪而責之曰此三者皆可畢命怪汝自取之時女僅受父責身無完膚猶復強辯曰我為此僅辱沒家體而何煩老父前來相逼屠夫語塞即持刀繩授甲令轉授其女甲癡若木難悽然泪下屠夫擲刀而罵曰味豎子不足教我固知汝實縱姦也言畢憤去甲無言半晌仍復展其經綸軋作樣行苟且亦不為違避計此殆甘共老元緒為伍乎亦人類所不當者矣



老鼠搬家

客有謁澹定室主人而告之曰近者盱眙大火焚至千餘家登諸日報通國皆知不知未火之前有老鼠搬家之事乎主人曰異哉夫鼠鳥知天之將火而先為是避禍計也請申其說客曰盱眙居民多依山而居山上山下皆有屋宇存焉當未火前數日山下民家之鼠忽千百成羣銜頭接尾自下而上直入山中見者相顧錯愕莫明其故或相告曰老鼠搬家當有火災人亦疑信參半越數日而火起不論高堂矮屋悉為瓦礫之場是災惟未至物已先知而人卒無能挽回者豈非數哉主人曰有是哉鼠之黠也世之人有貪如狼猛如虎很如羊詐如狙而專以狡獪欺人者矣及其臨禍患則以身為殉而不知趨避此其智不更出鼠之下哉嗚呼可以人而不如鼠乎

（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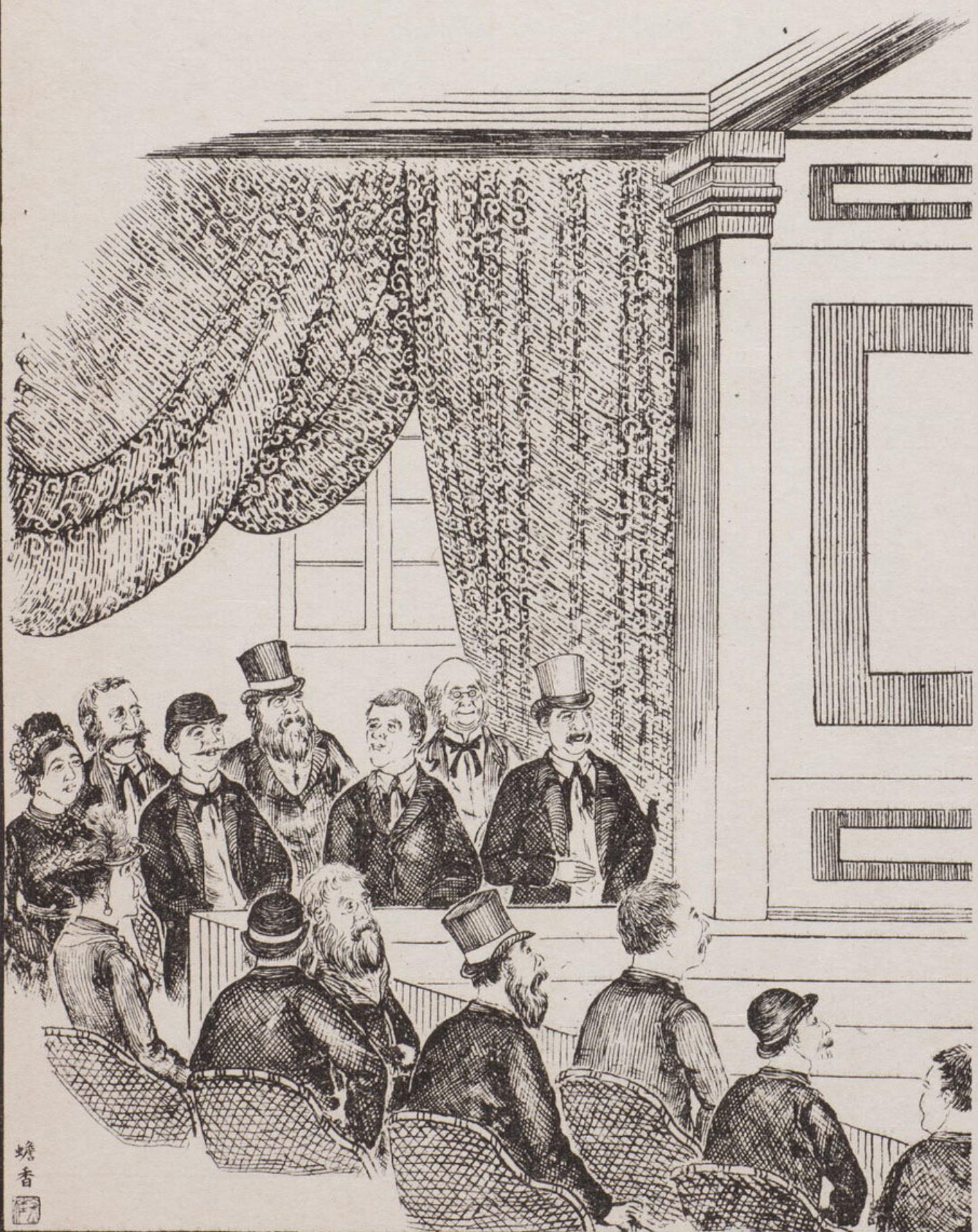


一長一短

人之長短不同伊古至今不勝枚舉矣其荒遠無稽者姑置弗論若申香身長一丈八尺巨無霸身長一丈院翁身長一丈三尺賈遠長八尺二寸朱雲長八尺餘王商亦長八尺餘為匈奴所畏此長人之最著者也其短焉者若郭解精悍臧純侏儒王均稱短主簿孟嘗為小丈夫舉其產略無非以短相傳之數人者或長或短不一其類亦不一其時而又不能同居一處成一洋一大觀誠憾事也今我華有詹五者其事業萬不及十尺之文王九尺之湯而其食粟却如九尺四寸之曹交其他皆不能見長所長者一身身然歐洲人多傾慕之近者行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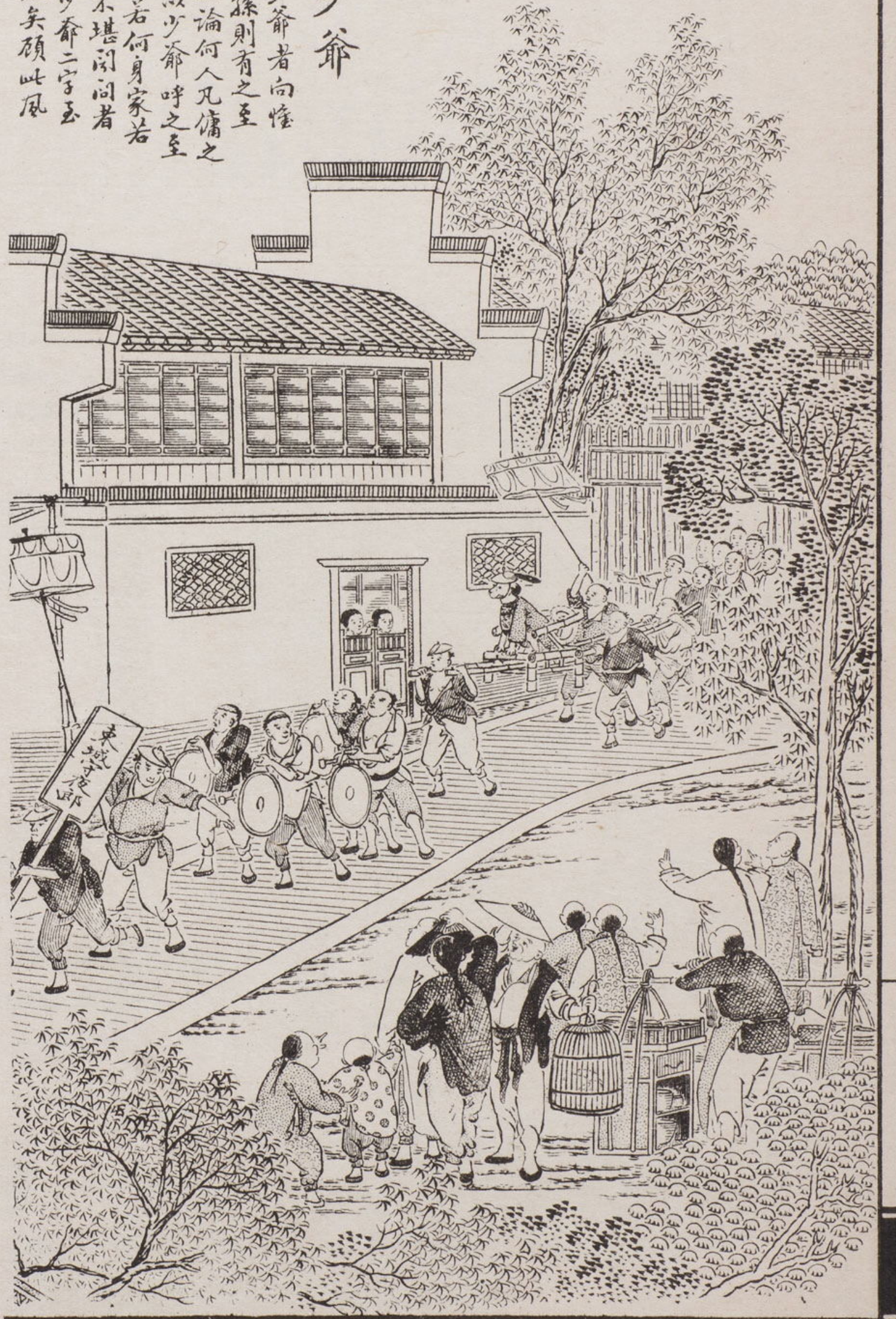


國有法人某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也乃覓一矮子使其詹五挺身而立僅可為之捧足遂欣然自為得計邀至已成倫會堂演劇一時觀者無不失笑及臨場度曲詹五則銅鑼板高唱大江東去聲若巨雷高出雲表而矮子則法服法言聲如蠅蚋嘍嘍不絕側耳聽之終不可辨蓋相刑見蝕如此不滅天下之奇觀哉



世之稱少爺者向惟
官家子孫則有之至
今日而不論何人凡備之
稱主動以少爺呼之至
其門第若何身家若
何竟有不堪問者
識者謂少爺二字至
此而掃地矣願此風

狗少爺



惟上海為尤
甚良以上海
五方雜處人
類不齊不稱
稱謂之僭妄
即名器亦可濫
膺往有曳尾之流
購一切牌便藍頂花
翎儀自廁衣冠之列者有心人
竊傷之甚猶謂彼固靦然人面也乃金
陵有駐防旗人某日藉祈雨為名以
小犬置筭輿中加以冠服以小紅羅
首作項呼為狗少爺一若執袴兒之
捐有戲街者茲搖頭擺尾哉忘本
來面目前導雙牌大書見官大一
級五字其餘一切鹵簿及侍從人
等裝束新括括過市不知者見
之且羣羨少爺之厚福而不知其實
為畜生也剛為瑞弟侯方伯所聞斥
其深妄立提狗少爺之僕從送縣懲
辦彼狗少爺其亦能為之緩頰否耶



刁佃

湖北孝感縣某甲小康家也有田數十畝佃於某乙乙有年矣乙知甲有長者風數年不償租值甲不能堪控諸官拘乙德責限期償付閱一日乙詣甲家謂曰小人自蒙控官德責頓省生機矣甲問故乙曰主人豈不聞里諺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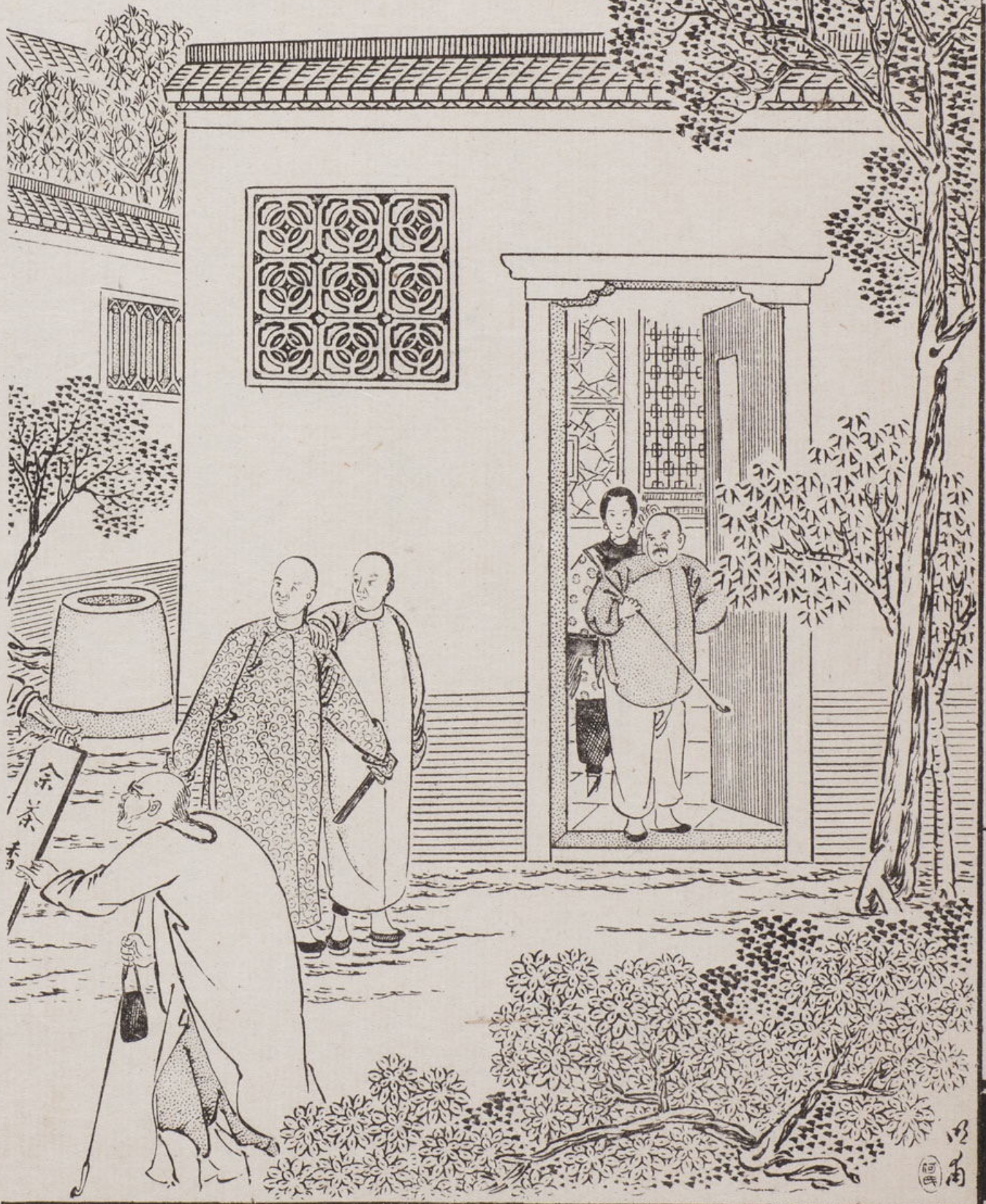


管臂一枚值錢十千今小人管數百板矣除拓完租課外尚有贏餘乙即算給甲無詞以應乙遂告辭數月後乙忽登門作悔罪狀邀甲至家杯酒言歡并算明積欠陸續償還甲聞而喜甚次日偕兄弟二人至其家乙先以茶煙款待少頃與辭入室久之不出俄聞室中呻吟吟聲心知有異入內視之則乙正扶其癱瘓之老母懸梁已將投入環內大驚而出告知兄弟遍訴鄰里乙知之將母放下持利刃窮追責甲偏索賚財致母情急圖盡甲由是不敢再至乙處乙居茲據有其田矣刁佃之刁竟至此哉



庸醫受辱

金陵西門街有外科
 醫士余某者聲價自高
 悍甚自是日者有金某患
 一疽邀余醫治余言此症甚為
 棘手苟得番佛百尊尚可保治
 金允之醫治數日迄未見效而病
 益劇金之妻妾謂余曰病至此得
 毋有他慮乎余大起片其妾且不
 許更延他醫是夜金某竟卒時
 余已做金姓八十餘金矣至天明
 金姓妻妾麻衣如雪突如其來克
 將招牌什物搗毀一空妾年少齒
 牙尤伶俐袖出小匕首曰我等
 此來非有他事款取若之命以
 償我故夫身余強辨之被妾
 掌其頰且曰汝行不顧言何面
 目見江東父老我為汝蒙羞之



即解曰裙令僕從蒙於余某之
 首拔出街心觀者蜂集余窘甚
 願以十餘元悉數歸趙始得
 寢事噫醫如余某誰食其肉
 不為過乃內無濟人之
 術外有掩面之慚而徒留
 此有規之面目是尔生不
 如死矣誰茲醫之以
 人命為兒戲者豈
 獨余某也哉



脫却布袴

粵有無賴子某家本小康以好賭故資產蕩盡至為無袴之公一日與妻同宿而起潛携其袴去及妻醒如禽言之脫却布袴羞不能言適是日其鄰招往早膳妻辭之鄰婦親至見其偃臥即左牀下促駕妻辭愈堅鄰婦詢其故初不肯言因問之始知其袴為藁砧所竊也遂歸取袴與之始能下牀吁過人不泚至此極矣雖然婦亦有自取之咎慧心人試一考之



尼姑有道

滄州有一游方尼姑清修每至人家說法不求佈施惟勸存善心作善事而已一日至某巨室有僕婦以布一疋施之尼合掌致謝取布置几上后刻仍奉付此婦曰汝功德佛已鑒之既蒙見施即我布也頃見尊姑衣甚藍縷謹以奉贈為製一衣可乎僕婦大慚而返此尼誠深得佛心者哉



泰西醫士善治各種奇疾
與不應手奏效者良以其
能探究五臟六腑受病之
源而用其施之於其人也
然人之五臟六腑亦有不

別有肺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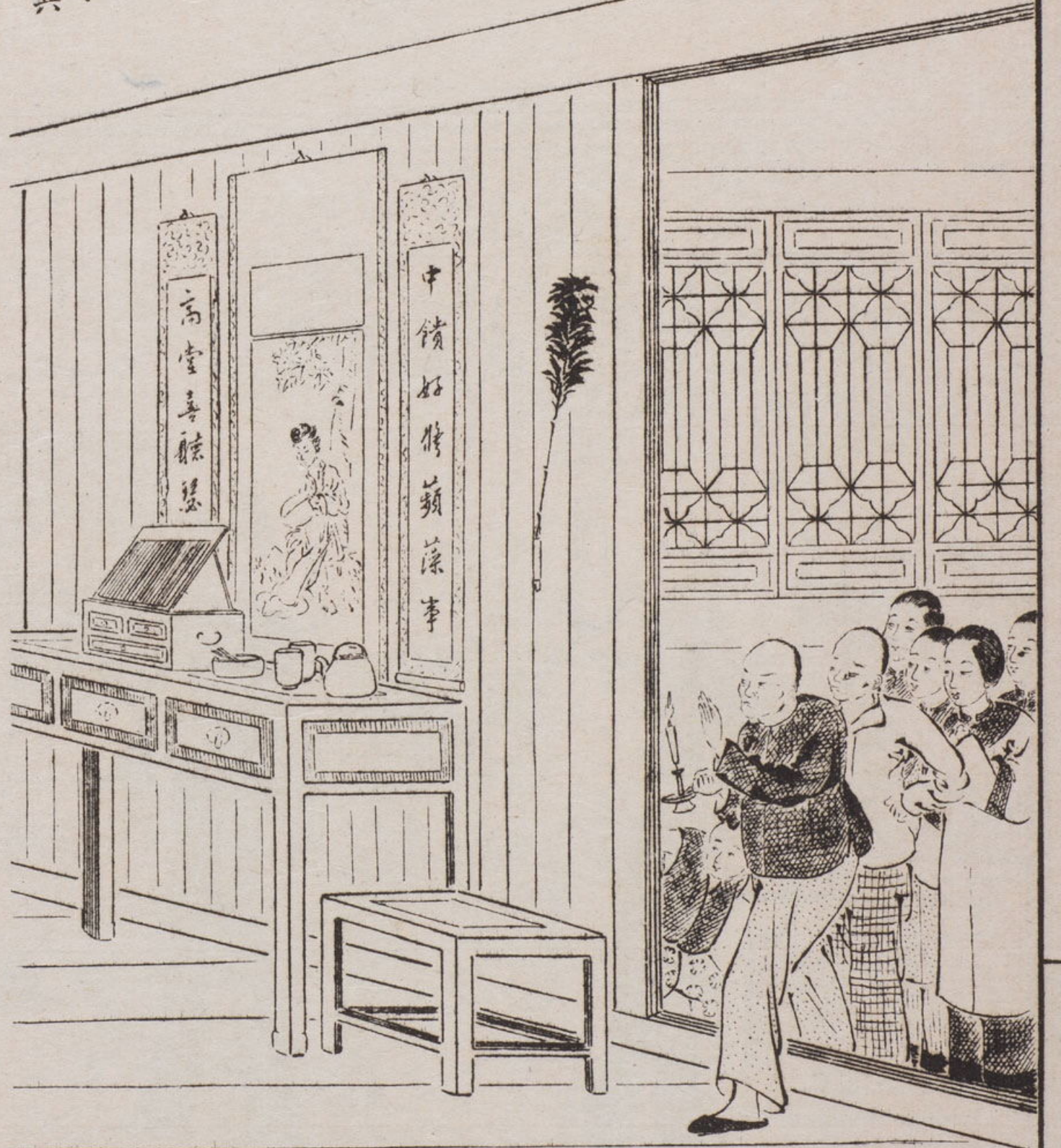
同試觀歐洲不夜拖里和
事可異已不夜拖里和者
生有奇癖喜食各種毒物及
一切器皿等類其口如銜石
甚可口嘗云美國紐約地方
某醫院中自誇其能燒之不
倦時值諸名醫列坐一堂聞
其法論互相驚訝以為人生
天地間神質雖異血則同安
有鏡石心腸此者爰將玻璃
磁石授之使食不夜一入口
任意嚼之頃刻已碎成泥沙而
口毫毫不破損又以毒藥之可
殺二十人者俾令吞下亦若行
所無事又飲以硫酸火油并蠟
燭木屑煤炭銀洋之屬終一
下咽俱無所苦惟見煙氣蓬
勃自口中縷縷而出諸醫至
此相顧錯愕是真所謂別有
肺腸者歟

可謂



捉姦笑柄

嘗見京劇中演瞎子捉姦一齣描摩瞎子之艱難姦夫姦婦之肆無忌憚而歎人並持苦無所見耳未嘗甘戴一頂涼頭巾而貽人笑話者世天下事之因瞎子而貽人笑話者正不必相同也蘇州閭門汪姓娘雙目已瞽年逾六旬早喪所天家惟一子一媳一有姦名姦每閉鄰里稱述心竊疑之恐貽門戶羞思所以防閑之深者自無所見不能得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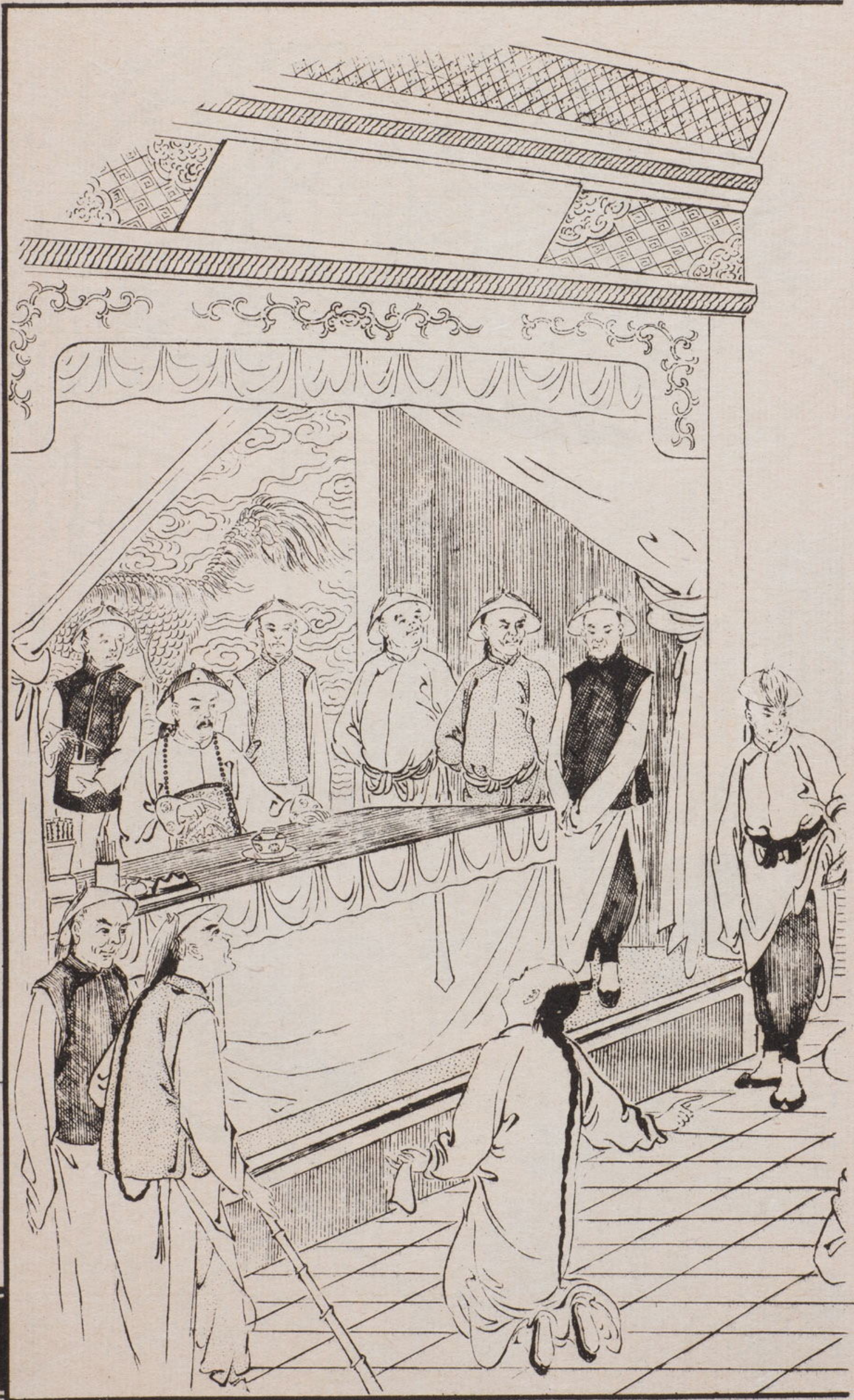
踪跡因以耳代目潛心伺察一夕更魚三躍洗問喝一私語殺出自媳房意為姦夫直入搜之果於床上覓得髮辮一條儘力搜之大呼捉姦牆卑室淺鄰右咸聞聲而觀者以堵正欲奮臂相助徐聞其子呼曰我阿娘何云捉姦也眾始閉然姦亦爽然若夫蓋姦惟知竊聽而不知其子之先已入房也一時遂傳為笑柄云



片言折獄

揚城某甲某太史之外甥也一日見有人手持舊城四
 帝亭某錢店錢券一幣上書
 一百六十文笑問其人此券若干曰六十
 文甲願以現錢易之其人不允復增其倍
 始成交而去甲得券大喜隨持至該店取
 錢店中執事胡某見而說異立查底簿簿
 祇一百六十文知為筆誤向甲婉陳甲曰一
 百六十文須付錢六十文胡再三伸辨願
 出番佛十尊為券甲堅執不從或謂甲曰
 此券付一百六十則一十六十文之券豈
 不要付一十六十文乎甲置若罔聞大
 肆賒擾店中人知其利欲薰心難以理喻
 遂互扭至甘泉縣署喊稟程大令升堂訊
 問廉得其情索票觀之曰此事細甚照票
 一百六十計之乃七百文了立命家人向
 帳房取取之給甲收領票則將還錢店
 銷燬各令退去人皆服大令折獄之才

堆積



蛇繞人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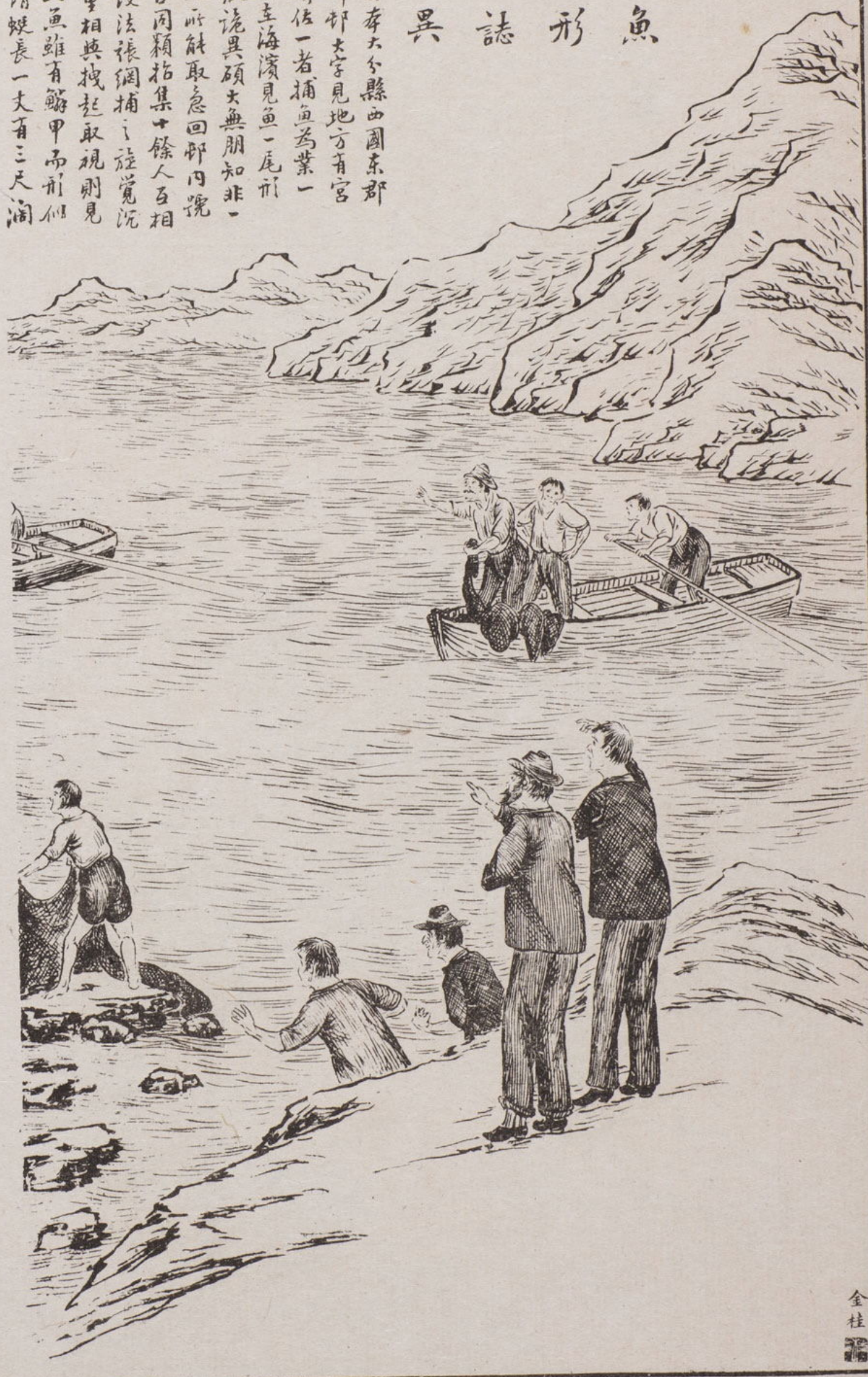
寶城某棧坊為李姓所開有字
徒某甲者年少貪涼每屆暑天
往一席地而眠初不知銀床冰簟
為何物迨雖酷暑漸消秋飈至
甲尚貪慾故寢高臥依然忽一日天將
破曉聞甲狂呼救命急起殺猪一般坊
主及夥均從夢中驚起則見該徒頭上
有一長蛇黑質白章繞其頭其頭
伸其舌注視狀一勢在呼吸喉管未手無
策相顧色駭正危急間有織匠某乙奮然
而起遂以剝回斬蛇手段竭力扼之蛇不
得逞遂委特強斃其縛始解其徒已面
無人色暈絕遂次逾刻飲以解毒藥
始稍清醒說者謂此蛇無徒殆有夙冤故
蛇得一逞其毒幸有某乙救之否則其尚
堪設想乎

不結
完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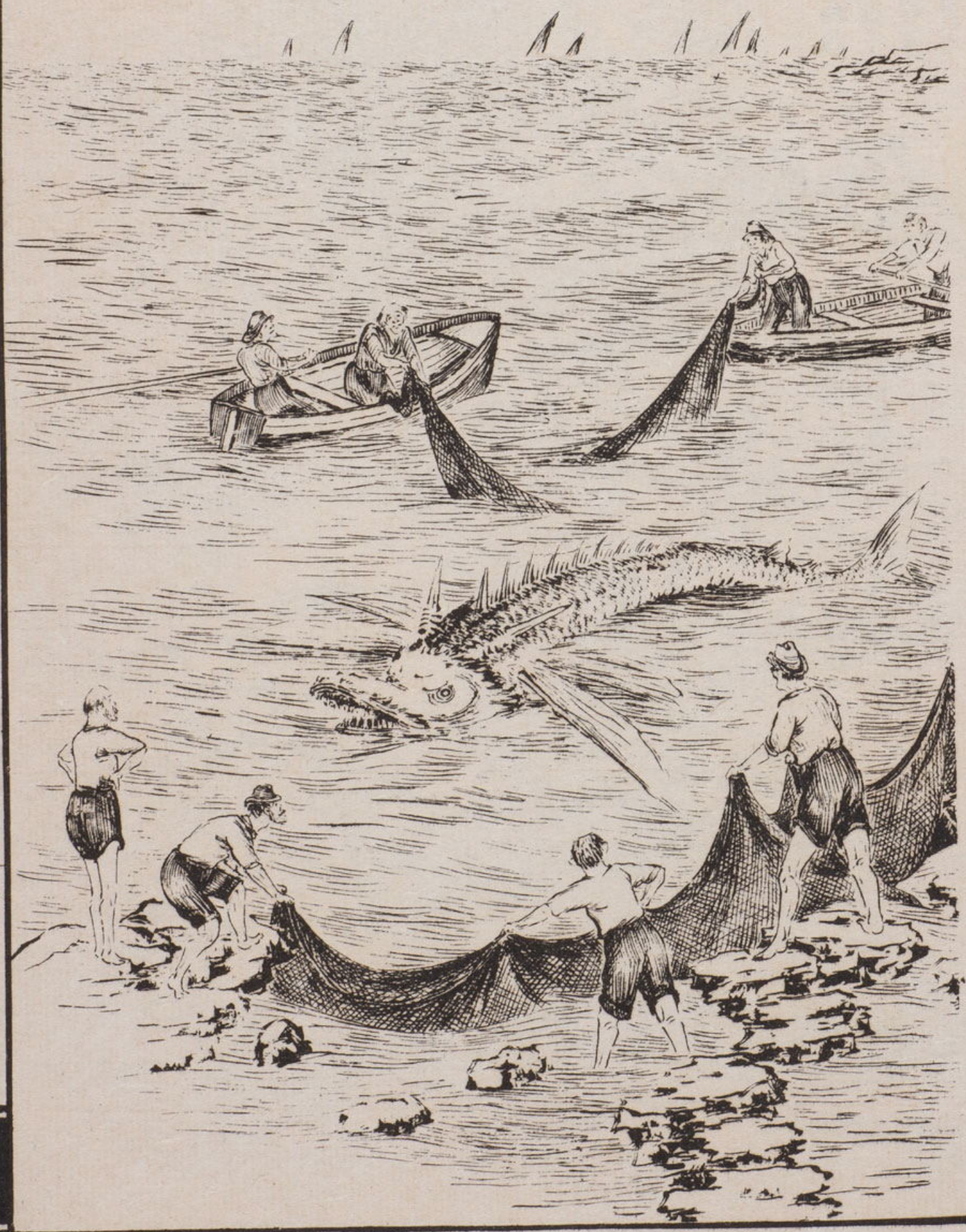


魚形誌異

日本大分縣西國東郡
 岬郡大字見地方有宮
 崎佐一者捕魚為業一
 日在海濱見魚一尾前
 狀詭異碩大無朋知非
 人所能取急回郡內說
 名因類指集十餘人互相
 設法張網捕之詎覺沉
 重相與拽起取視則見
 此魚雖有鱗甲而前似
 蜻蛉長一丈有二尺濶



八尺餘頭上有角如牛角
 浸兩角之中有竅直徑八
 九寸竅中有白玉一塊大
 如拳晶瑩潤澤美婉平
 脂惟有骨無肉欲快及亦
 願者未免大失所望茲該
 漁戶則奇貨可居因得送
 入博覽會中以供賞識
 天地之大真無奇不有哉



五命同殉

湖南長沙西門外有甲乙兩孩
幼小無知同在河濱遊戲甲孩手
執子州快剪見乙孩之勢戲欲剪
之無心失手適中肯綮執隨刀落



乙孩逆錫其母聞而奔視悲憤填膺時
適手持搖衣木杵怒向甲孩作常頭一喝
詎用力過猛甲孩腦漿迸裂亦即倒地
甲母見之怒不可遏即扭乙母同投於河
正在載沉載浮之際有某負販見而憐之
躍入波心作逆井救人一舉奈不諳水性
三人復同時畢命吁頃刻之間遽傷
五命亦可憐已



擷 鼻 奇 聞

蕩婦某性極淫極首弄姿有
河間醜行皆曾染患惡瘡毒透
筋骨致鼻爛去好事者遂以爛
鼻頭而二呼之然婦自顧五官不
全雖有西施美貌亦不雅觀因西
法有能裝假鼻者因出洋跌四
十元俾令泰手人巧奪天果將缺
陷隙縫派然無迹不知者見其隆
準儼然皆目為生成迄今三載矣
於難辨真偽矣惟是婦酒酣既掩
故態復萌日在滬南大煙館中勾
引少年至家苟合前日婦方姍
姍來進有惡少輩輩明知故隱
齒牙伶俐大肆譏嘲有某甲者
忽大呼鬧天雷一語婦羞羞變
怒高奮麻姑仙掌欲批其頰



奈惡少人多寡多無婦
不備竟將假鼻擷去
婦自知無面見人遂
抱頭鼠竄而逸觀
者為之聚然



目淫宜

德

九江某少年性極薄翮，慘綠
 自謂風流喜窺人家婦女窗牖
 簾隙百計潛伺雖為人所憎厭
 弗顧也一日酒酣書寢柳友某
 入室見之戲以膏藥糊其雙目而
 去及少年夢醒隨覺腫痛急揭
 去之看及睫毛為膏粘住急切不
 得脫拔之甚苦且所糊者即所蓄
 蝮藥性甚酷烈目受薰灼竟以漸
 盲彼性喜漁色而好誇眼福者尚
 其以此為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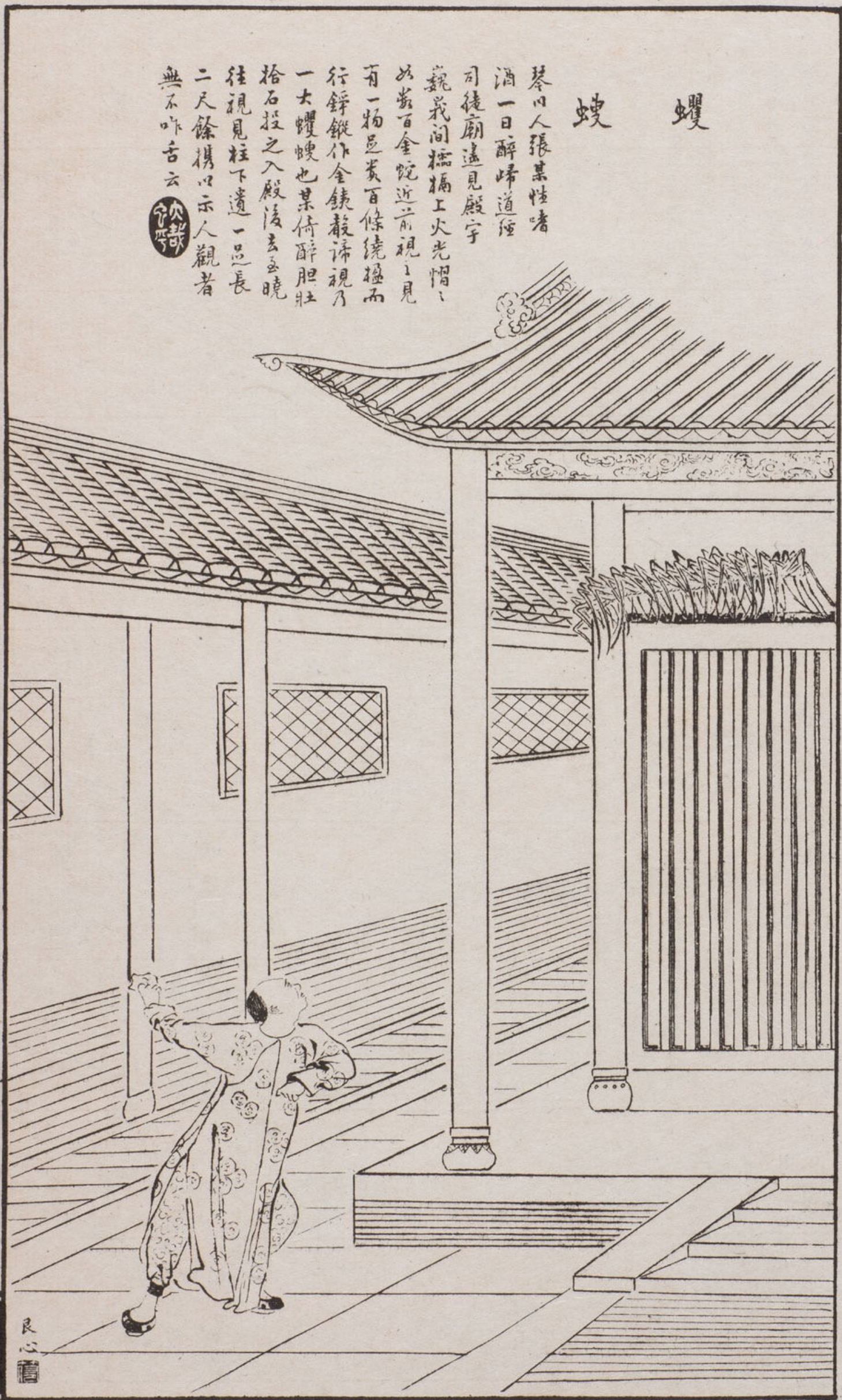


蠖

蠖

琴川人張某性嗜
 酒一日醉歸道經
 司徒廟遙見殿宇
 巍峩間搖搖上火光熠
 以數百金錠近前視之見
 有一物甚異百餘繞盤而
 行銜銜作金鏡般諦視乃
 一大蠖也某倚醉胆壯
 拾石投之入殿後去至晚
 往視見柱下遺一息長
 二尺餘携以示人觀者
 無不咋舌云

大觀



龍王返駕

言者有自吳苑來者
 言閩門外吊橋灣
 向為清江浦船
 幫停泊之時令
 歲清和時候有
 船自清江來而
 岸居人遠見
 船上高燒紅
 燭鼓吹聲喧
 咸詳曰龍王
 來矣及到岸
 視之則見龍王
 蛇身龍首編
 體黃色長約尺
 許盤踞盆中據船
 主言在清江時憑空躍至推
 之不去詢諸識者謂此是
 金龍四大王所宋代謝將
 軍也有廟在蘇音火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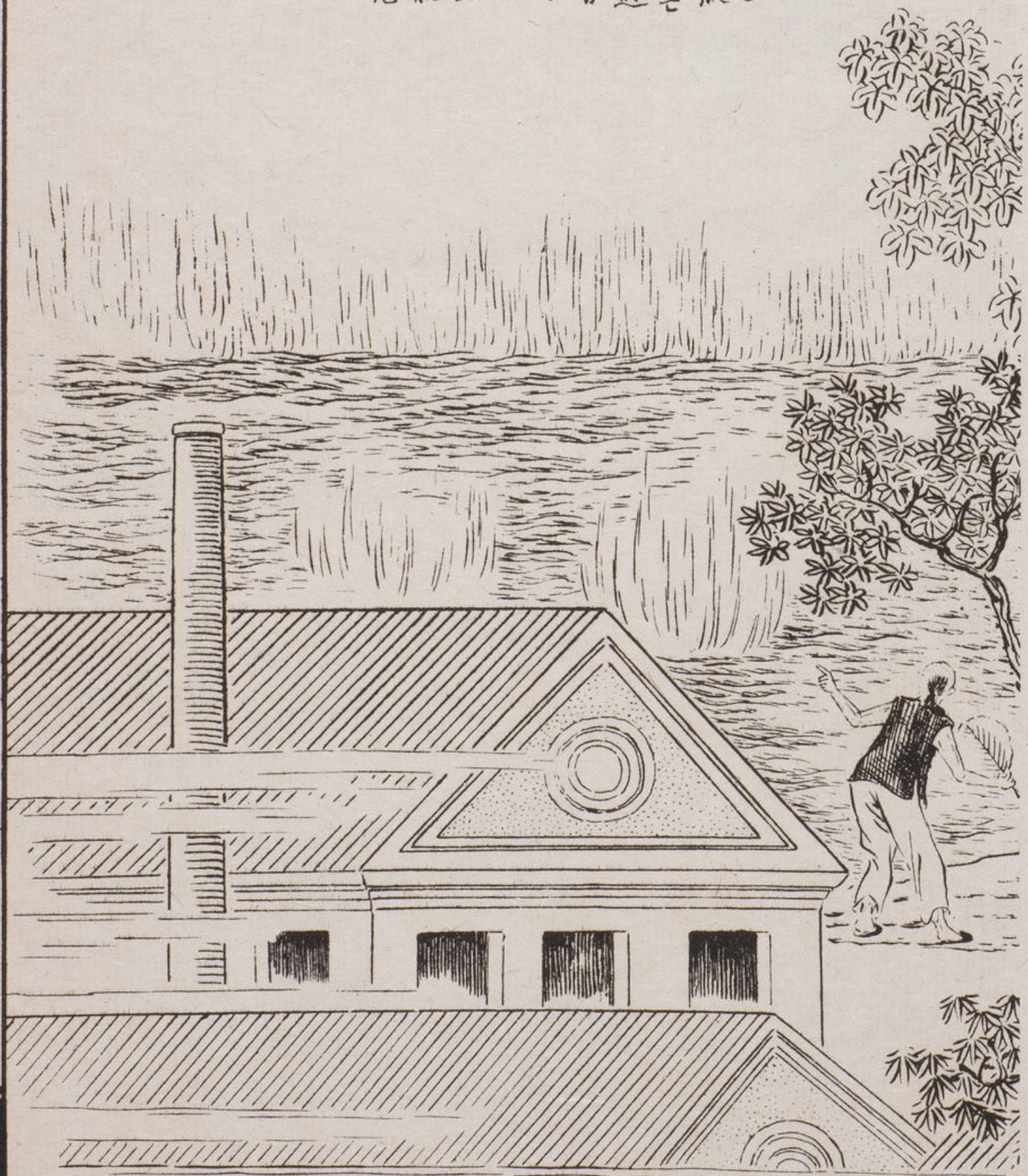
信嘗下試問龍王要到
 蘇否王領以首眾
 愈肅然因移
 權到此是日
 龍王廟僧
 人閉之接
 入供奉傳伶
 演劇以娛神
 聽尤奇者自
 龍王到蘇後連
 日大雨傾盆徹
 夜不止居民咸沾
 滋澤無不欣之
 喜迨王去而天
 忽放晴龍
 為寧湖昭之哉



水中有火

丹戎巴葛有粵人傭工館一
 所門臨大海有時清風徐來
 水波不興誠納涼之一佳地也一
 日諸傭工三五成羣各披襟散
 髮以延爽氣忽見水中作有芒
 一若流星旋轉正在疑駭之際適
 某西人至因拋磚以擊之解水有
 殺煙隨石起羣以為水中出火乃
 元早既久熱日薰蒸所致而一二
 有識者流則謂陰極陽生水中出
 火雖有是理而罕見想或電氣
 偶洩故汨汨隨波上下而光
 焰不熄耳敢質諸博物君子

三十五



何明甫

韓盧大門

蘇州吳縣落
鄉者山之後
塘橋者一小
市鎮也東西
兩村戶不下
三四百日前
有東村人某甲
入城購物乘
舟抵鎮時已夜
半遙聞兩村交
界處犬吠聲
斷續不絕迨至
相近見犬數十
頭環列兩旁互
相搏噬既而愈



聚愈多約數百
頭礮牙怒目以臨
大敵喉震地塵
土蔽天舟中人目駭
心驚未敢登岸至天
明始散則有死犬三四
頭倒斃最莽中次日
下午旗鼓復張一噪百
應聚犬至千餘頭之多
良久始復散去則岸上
有死犬五頭雖曰勝負
善鬥無一退縮則固可想
而知矣甲見而異之慨然
曰中東一役華兵東征西
調不為不多乃皆望風披
靡不戰先潰求其能奮勇
直前背城借一者竟不可
多得也視此犬能無汗顏
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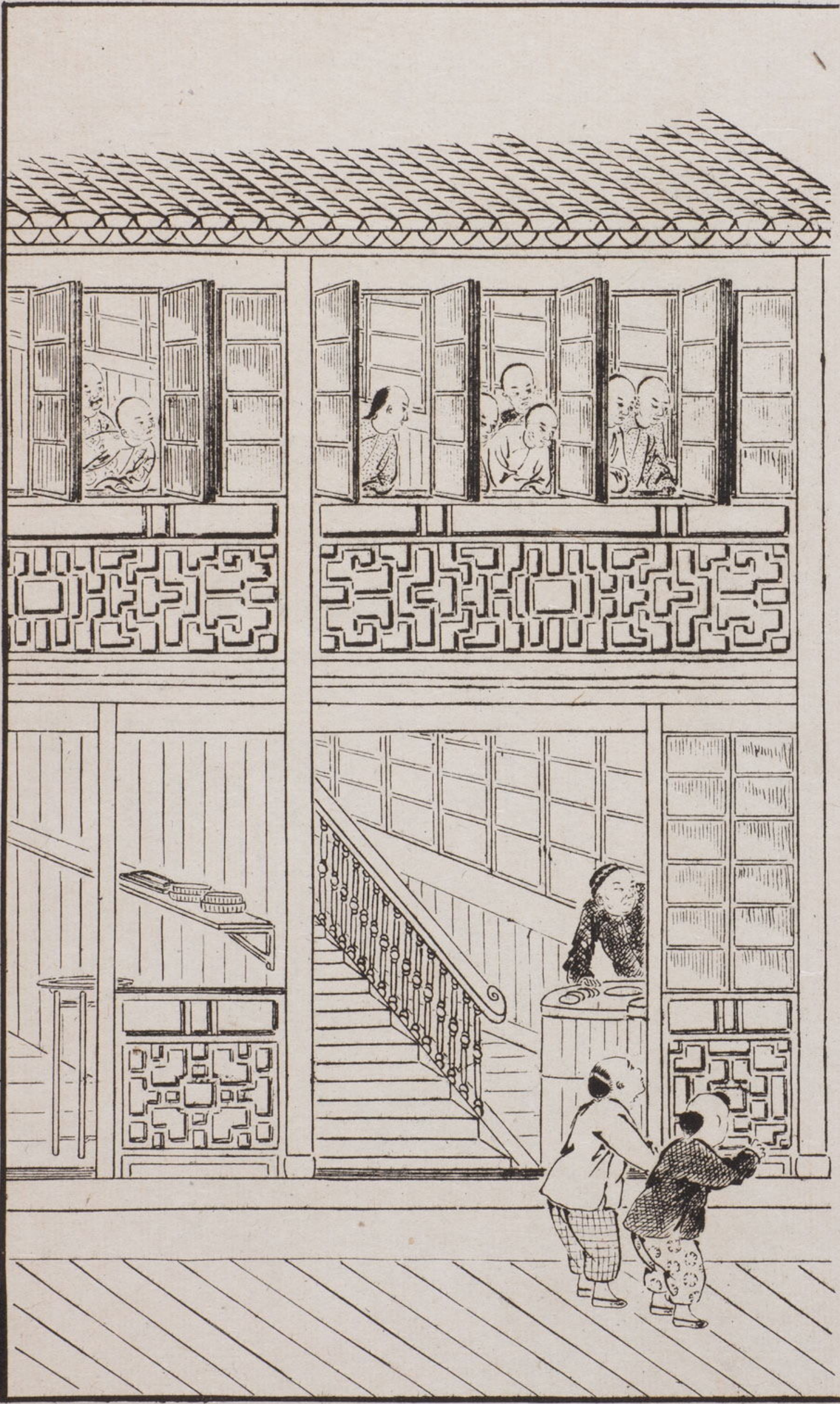
雷做小竊

常熟大東門內某整容店
 日前有鄉人某甲寄居任住
 一僕內有青味七百莫忽之而去
 並未言明迨甲回店取蓋訝其種
 甚嚴而視之已空無所有當向理倫店
 主某乙指為索詐糾夥毆之復復扭
 至某茶肆評理旁人咸斥甲非甲忿
 無可洩潛向某飯鋪購得白飯一碗出
 一手巾包裹跪於天將色拋入坑廁未
 及片時忽大雷雨電光閃爍繞屋不止俄而
 乙之後某丙被雷提出長跪中庭大呼曰蓋
 內有錢七百文是我竊藏令願必焚歸還
 也言已雷電即止而左手已為雷火灼傷
 甲既得原璧乃向廁內將飯搗起用湯
 水淘食而乙觀此而知天理昭彰昧良
 事固不可為也社以區七百文之數
 驚動上天勞雷定為一赦罪物
 雖得何其愚耶

福



符良心



龍破磚窰



粵東新
會圭峯

山下有龍

潭為相傳

有孽龍蟠踞其中

每扶風雨出為閭

閭之患災十年未固

已災之觀矣西樵之

西為四海過此所為鶴

山高明之境西海太平沙

公鄉後中街對宇聚族而

居者數千人中有磚窰生涯

鼎感貨物窰也某日天忽陰霾

鄉人仰視窰際見黑雲固結中有物旋

轉其氣下垂頃刻間飛沙走石將窰中

所有掃蕩無遺時有磚船一艘滿載磚

塊泊在河內亦被擄至數丈高極其本

葉飄蕩半空旋即翻覆沙灘中鄉人

惶恐不知所措聞西人有龍畏火炮之說姑

試之舉以火槍望窰擊未幾龍氣升騰

果得雲收雨散吁彼磚窰也何惡於龍而龍

必奮力破之一若注意於此而不波及者此

何故耶真令人索解不得矣



全桂



咳獸逸奇

湖州城北某姓家自
今歲春間起每夜
魚更之躍倚枕
就眠時輒聞
有老人咳嗽聲
初疑是梁上君子
患甚肯臨留心規
伺將掩捕詎自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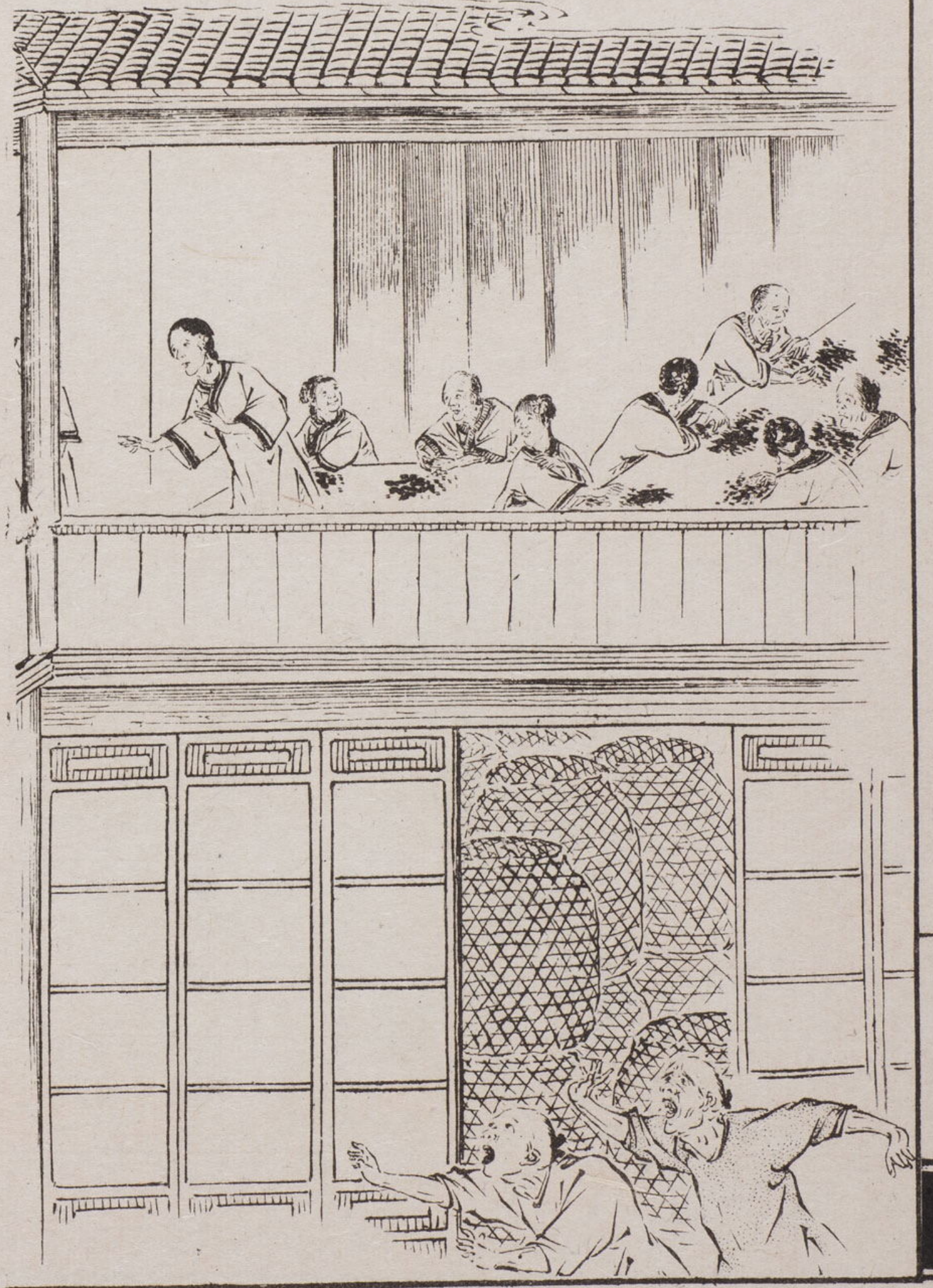


每夜皆然而其聲
又出於屋角始知
非眩暈者所為然
終莫能得其蹤跡
也久之其聲又作
心甚異之因偵知其
審以棒接撥忽見一獸
疾趨而過急搏之墮地
有聲鄰人集視見其形
比狸奴畧小毛作灰色四足一尾
了無異響惟鳴呼嗚呼嗚呼嗚呼嗚呼
咳嗚隔牆聞之尤為逼真好事
者目為不祥欲擊斃之某姓不
元釋之使去或曰昔陸清獻
治賊之法每見屢犯不悛則
令飲醋一碗使人振行而
擊其背則其人終身有嗽
疾不能再作賊犯則必被
人戈獲此物殆因偷食
被人為是惡劇歟然
則是貓也又何異焉



貪色忘身

鎮江天主街某
茶樓生涯鼎盛
每日有婦女十
餘人到樓揀茶
履粵交錯笑語
喧嘩固已肆無
忌憚夥某甲登
樓子一流人也
日二兩五樓工印
皆抹黑少婦
某氏持票蓋戲
甲見其搔首弄
姿粘於葉草不
覺淫心大發入
以游詞百般諧
謔氏且笑且詈



不甚推拒旋忽
高舉麻姑仙掌
故作當頭棒喝
之勢甲至此神
魂飛蕩竟忘
其身倚欄于後
無遠步甫一舉
足昂藏七人之
軀一落千丈竟
忽墮地磕破頭
額血湧如泉當經人
趕即扶起延醫救治
始免性命之憂此可
為少年子弟貪色忘
身者鑒按近來深絲
揀茶多用婦女而又不
能斥夥友之輕薄以
致敗人名節者往之而有
獨葉甲也歟以甲恃天奪
其魄有嘻



計脫叔

囚

朝鮮慶尚道密陽郡孫某
 有一幼幼失怙恃就養於
 家年十餘歲性頗頑梗其惡
 而逆之後并因毆斃村人為
 眾所繫屍傍由保看守候驗
 問罪姪聞之心生一計乘夜
 潛詣尸旁將燈吹熄屍尸立
 起仆呻吟聲見者大驚屏息
 窺察見屍向門外狂奔潛尾
 其後不數武躍入大河無從
 援救次日始將尸身撈獲送
 官至詰知其狀疑非孫某毆
 斃故有復活投水之事遂
 薄罰釋之蓋孫某固善
 泅水特設此以脫井也乃
 官竟為其所愚何顛預
 乃尔



貓鼠同眠

西人某甲家畜狸奴甚十
 頭愛養甚至其妻當在室
 時喜養鼠十百成羣雖
 穿墻食黍亦所弗恤
 自嫁甲後鼠常為
 貓所食以致夫婦
 時占反目之爰後
 經人調停以棲之
 上下為界若鼠
 至樓下遂被貓
 食婦弗得顧問其貓至樓上
 破婦撲殺甲亦不得相責
 議既定遂和好如初居數
 年貓鼠相習既捨時或
 同眠適有華人某乙見之异而
 問曰養貓以捕鼠也今若此母乃相
 反乎甲曰子獨不見今之官兵乎夫
 國家設兵以捕盜乃今日之兵不但不能
 捕盜且有共盜相通甚至為盜所用
 者兵猶如此於貓乎何尤



天池絕境

山頂有水為天池，天池以高為奇也。天下天池莫高於千頃，尤莫大於千頃，而千頃天池又不徒以高為奇。一統志言昌化西北有千頃山，上有龍湫，若候也。昌化龍湫乃是一山千頃山，在富國東南，其下為百丈嶺，高四十里，更上十里乃至天池。廣千頃山，有千頃寺，池中有三石，一銳一圓一方。號天上三神山，遊三山者行舟天上，可望可即。此山二十里以上，無復新木，此怪柏蟠屈懸崖，長數丈而高不逾丈，僧以蘆葦為新池，中產木栢，魚相傳明代創寺時，木栢而化，嶺東西八十里，無人煙，而過客不時，山主人設我旅於嶺，曰石室，三閣中儲新水，炊具早榻，勝其門口常留新水，供行客。只認雲山做主人，客至自啟外扇，入而高其內，敲石以炊，炊早反關，去不費一錢，予外游祖龍，從山人冬夜宿石室，次日雪深三尺，度無生理，題絕命詩，鄉貫於壁，次日種已絕，黃昏閉屋，上人語，呼之不應，夜半聞呼，客啟窗，已毀，聽入則寺僧，前夕見煙起，知有客，命健徒三人，各裹兩月糧，乘雪船一畫，夜半達石室，雪已沒，簷故由牕入，雪船能下，不能上，必來春雪消，方得歸寺，故携兩月糧，於寺僧，新正即除，日除雪，二月初，始通，相其登寺，行雪，舟中有深一丈，若晶瑩，射目，蓋不能視，留寺中，至三月下山，陰崖，冰雪未消也。然則山人此行之奇，又不止天池矣。辛卯長夏，溽暑，山門七十二洞天，不食煙火，蒼蒙道人跋，此不覺，遍體清涼也。圖



獸語可通

公治長能
通鳥語介
葛盧善解牛
鳴千百年未傳
為奇事其其人聰
靈獨擅非真有一
術焉能為審音
之助也近聞美
國人某甲夙以養
獸為事畜有獼猴
兩頭一牝一牡相
敬愛時或格之
勢甲見之
必有所通
愛時兩猴



分別處置
俟北猴作弄
時携取傳聲
樣器置其吻間
收取其聲旋乃
携置於牝猴耳
際則牝猴能壯
閉之即作我尋
傳信狀
甲乃時取傳聲
樣器
向猴：收聆音
察理旋
得二語若欲水
及牛乳
者甚復將是語
向他猴
述之他猴果能
領會即
携一罐前來甲
於是通
猴語將更謀其
他獸
通詞之法審是
則西人
不獨馴獸有術
矣



漢羅數

京師新儀門內北煙閣善果寺香煙鼎盛冠絕一時向於六月初五六日為開廟之期廟之兩廡塑有羅漢山六座其間羅漢數百尊皆作菩薩依眉北若全刻習目依次列坐不一其刑而善男信女爭執辦香者摩以自己年歲按蓮座而數之以羅漢



之動作威儀定一年之吉凶禍福依佛者深信之不知其果者驗否也今歲是日寺僧循例大開山門幡影鐘磬頌經執開打是禱形團扇共贊影衣者逐隊而未環行打珠官貝字間者無不指而數之曰我今年係應果羅漢此偈彼和踵接肩摩我佛有窮亦憎其煩讀否



乞丐遇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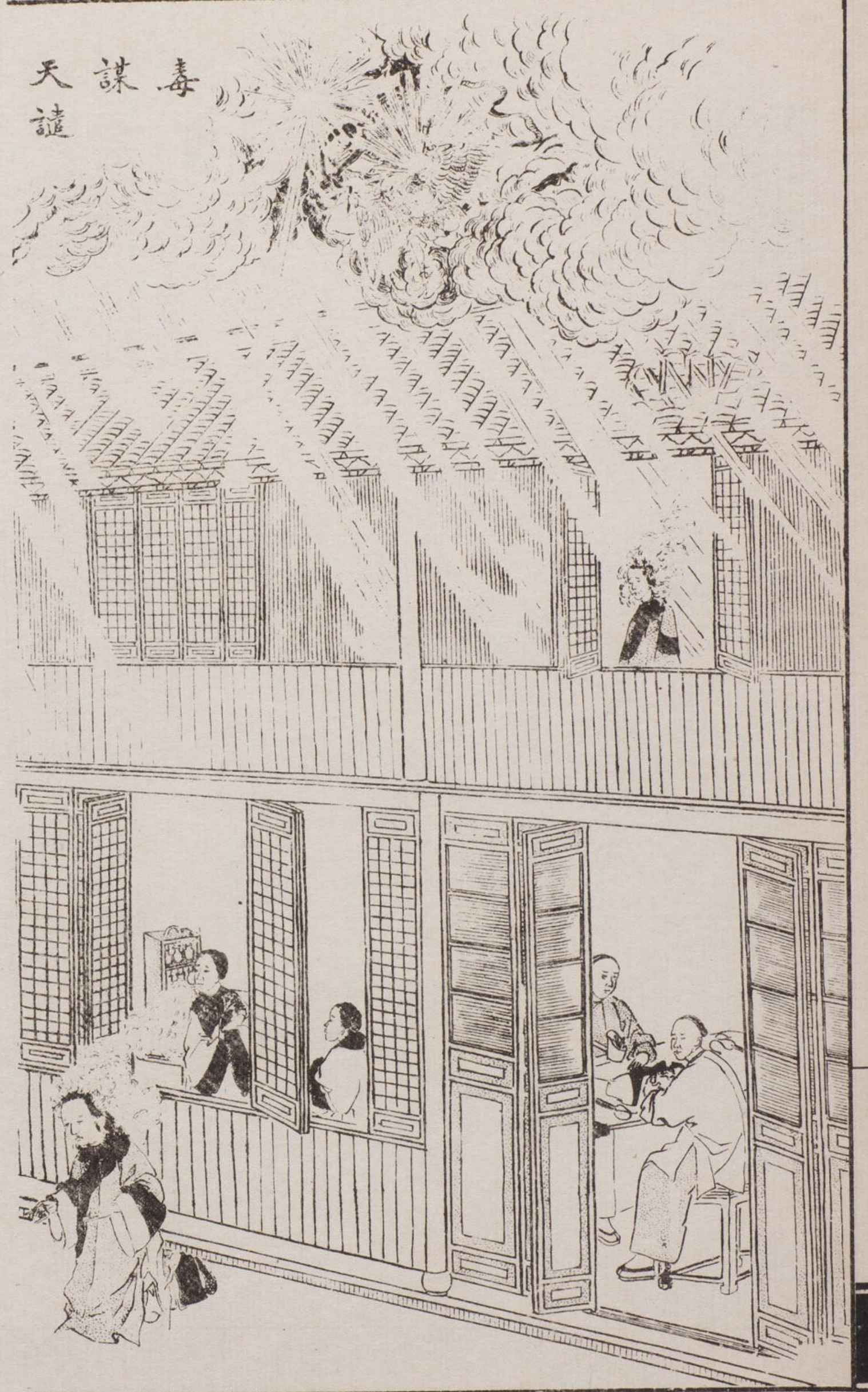
客有喜談軼事者言松江府署
頭門有雲間第一樓相待兵燹
之前樓已殘毀時有乞人留宿
其間某夜一丐方就睡忽聞柱
上有二童子言曰今夕有八仙
自西方來丐德之因向西灑掃
以待未幾八仙果至見地上潔
淨異常相共駭异曰是必有人
灑灑撒開矣遂折而回丐尾隨
之直至廣福林路盈一水七
仙皆一躍而過怪鐵拐李上後
丐牽其裾鐵拐李擲一蘆葉於
河曰汝欲從我盍同渡乎丐不
可乃授以二物告之曰汝所宿
之樓上有二木孩彼為石匠木
匠之祖師嘗夜出授人已者生
靈氣汝可將是物置其腹間我
在此待之丐從其言往置之則
二木孩已釘死矣迨反命鐵拐
李果立乃謂之曰若既不肯從
我想若所欲無死利耳今若日



需我何事曰二百丈是矣乃共
以一釘令隨地掘之去缺可五
致也百從之果以所言日與缺
之一口忽多掘一文釘便折轉
瞬不知所之於是此丐依此行
乞云



毒謀天譴



蘇州封門

內北家巷有

汪氏抑尚以販珠寶

為其子某自娶媳

後適傷天折而家

居荒自守遂極其子

為蟻蛉及長成習以黃葉已

於去年成婚某氏自備子後

貧益甚時向汪告貸汪惡

珠諸孫媳今授計備婦啖以

砒霜而以銀餅而故酬之置備停

安先共貓食以試之適時貓斃乃

使備婦往避某氏殷勤獻食某氏

饒舉著忽雷而驟至霹靂一聲

將杭擊之居塵埃中未幾汪先擊仆於

地氣猶未絕歷供孫媳謀情刑言畢

而斃時雷天滿屋孫媳急取死貓一頭

謂我僅毒貓尚未毒人欲避入書房則

雷已隨其後而殛之既而備婦跪於中

庭手持銀洋兩枚自吐願末而斃是日

適有某縫工至其家製衣日擊其事言

之鑿由此觀之謂天道遠吾不信也

禮觀家



嚴防記室

某君湖東人以武肅
之後身為仲宣之侍
食立公之暇惟以絲竹陶
情風月之場久為此君管
領矣今歲對峴坤履新遇
事整頓凡各署記室均匿
跡歸先不出道花幕一步
某君治游以故烏櫻花下
時繫青驄一夕正五侍
衣二人良久不去疑係通
鴉初不措意及編歷
花叢二馬衣衣刺
迫刑不疑左右某
君駭然急揚鞭
適返馬上回顧則
步亦步趨亦趨者又
逐霜蹄疾馳而至
某君詰以尔係何人焉
處這雖何不憚煩二
人同聲曰某為督絲



文什哈奉諭稽查遇有
竊案為狹邪游者必窮其
蹤迹回署覆命言畢不知
所往某君悵者久之若牛
相以街卒獲杜牧之於通宵
峴帥其即此意也大

神
光



日人操刃

日人尾幸福原七登荒川奈良寺五人寓居奉城內石皮弄馮天喜家習學京語至鄰有沈開福者家畜豕一頭每見日人猶狂吠日人銜之五月廿七晚尾幸等自飲酒醉態管騰行徑沈之門首犬又大哮尾幸等遂逐想於沈執沈痛毆沈情急呼救鄰人齊出則見尾幸等手持利刃向沈亂砍且若眾施放空槍以為恫嚇計眾畏其光敲無敢近前迨沈傷至十餘處遂一命嗚呼當由屍屬協同地保報縣表邑尊立派幹差至馮處拘獲兇手無一漏網乃會同日領李鶴原君詣驗屬實因從鶴原君之請將該兇手等移交日領事署羈押現已會訊蒞堂尚未定讞時有杞憂子謂予曰陸春江大令今已去任矣日人中案得毋又步法捕亞沙宜之役庶乎予曰此此亦所知也



表已尊素青氣并辦
理交涉案件必能正直
不阿况日領事秉公辦
事眾望素昭其肯枉
法徇私貼識萬國乎
吾儕小人請靜以觀
之可也



小鬼索命

會稽人陸某體素羸弱而
有登徒子之癖肆意戕伐
精神日耗幾成癆瘵心憂
之閒人言小孩胞衣能生
致食之病可立愈某遂以
重賂倩某穩婆謀之穩婆
從其重利設計取之某
服之病果稍瘳方沾
自喜而嬰孩性命不知
喪了多少矣一夕某
忽心痛如刀割夢羣
孩爭嗜其肉搏膺
而言曰還我命來
驚駭而疏家人集
視痛仍不止某乃
泣甚長歎曰予殺
人子多矣能無及
是乎言畢而斃世
有欲食胞衣者
可弗鑒歟

